新編詩義集說

新編詩義集說卷之四

廬陵後學孫鼎編
門人華亭徐觀校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於穆哉此清静之廟所以祀文王也文王遠矣不可得而見矣今助我而祭文王者尊而爲公侯則肅雝顯相而肅雝即文德之謂也卑而爲多士則秉文之德而文德即肅雝之謂也文王之神雖在天而文王之主則在廟對越其在天之神即所以事其在廟之主也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即所以事其在天之神也主之在廟者一於廟而已而神之在天者則固無不之也無不在也其於昭于天則豈不顯乎其使人齊明

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則豈不承乎惟其不顯不承此所以不可得而厭射也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自其平居之時言之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自其祭祀之時言之也神之無在無不在雖平居之時且不可得而厭也況文王之神與天同體而謂祭祀之時可得而厭射乎

解頤

惟聖有不可名之德斯人有不能忘之心德之可名者其入人也常淺文王之德民無得而名焉其在於清靜之廟也穆然深遠惟付之聲嗟氣嘆而無所措其形容是宜奉祭者上下同一心始終同一敬而未嘗厭射於人也　覲聖德於奉祭之地言之則清靜之廟穆然深遠聲嗟氣嘆若無以稱聖人之德者自助祭之人言之則執行其德尊奉其神合上下

而一心始終而一敬乃足以見聖德之至是以周公作頌言其奉祭之地助祭之人既有以行先王之德由聖人之盛德常有以在人耳　旨要

始言於穆者以文王盛德之在人而嗟嘆之以發其端也終言不顯不承者以文王之德之盛非直詞徑語之可形容必委曲以致其詠也方祭祀之初而升歌之辭如此周之君臣其思慕乎文王者深矣　斷法

觀宗廟之祭祀上下各盡其職則知先王盛德之入人者深矣蓋惟盛德之至足以致人心之向慕故文王雖沒而人心向慕者如一日上而助祭之諸侯下而與祭之多士各盡其誠若此則文王德之顯而爲人之所尊奉者可得而見矣　主意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甚哉聖人之德其入人者深也夫以助祭之諸侯而肅敬雍和則猶以其平日嘗親乎聖人也至若多士則踈遠甚矣而與祭之頃亦莫不秉執文王之德焉自非聖人之德入人者深其何能感通上下而翕然尊之也哉　主意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惟其德之不已故其福澤之及於後人者亦不已凡神之所以恤我我之所以受之者皆其德之不已者爲之也我既有以受之則必有以順之曰駿惠曰篤皆自其德之不已者而推言之也　解頤

聖德與天爲一不可以幾及也自非藉前人眷佑之休則何以能體其道於吾身永其傳於後嗣哉此其祀事之際所以

冀望之深切也文王之子孫始則贊聖德之昭合於上天終則期聖道流行於後世所以冀望於文王者惟欲其眷佑而有以爲體道之基是則道在我而無終窮我後人之所以祀文王者亦無終窮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亦是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意　矜式

上是嘆天道之妙而贊先王之德與天爲一下是仰先王之眷顧而欲後嗣之心與先王爲一蓋先王有配天之德故能福我後人徼福於先王則尤當世以繼世不忘先王而已不已者天道之誠純者聖人之誠順而篤者又後王之誠也可以一誠字貫之　主意

上股只言天與聖人爲一下股却要挑剔聖德既如此若能佑我後人則我當大順文王之道而後王又當篤厚而不忘

承子前而戒子後以明文王之道子子孫孫當遵而守之天
與文王之道皆難於言所以詩人嘆美之而不容言也然賢
君仰而求於己固思所以順聖人之道俯而求於後人尤幸
其常有以厚聖人之道　天命穆然深遠而運行不已詩人
無以形容其深遠也復即於之一辭以嘆之文德顯明者見
其純亦不已詩人無以形容其著見也復即於乎之辭以嘆
之文王之道即天之道也故言天與文王者皆莫得其所以
言而嗟嘆咏歌之不足也然得其所謂明顯則深穆者固不
外是矣　旨要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此詩本有闕文不可融貫今以此五句言之意蓋重文王之
典一句言後人所當緝熙者文王之典也蓋自始祀至今有

成此典章也乃所以開吾一代之禎祥者也其可忽之而不清明緝熙者乎　前人之家法一代之國祚繫焉遡而求之於前則不容不繼於後尋思周自始祀至有天下之時積累至今而後典章法度具備可以遵守周家之禎祥實在是焉

斷法

王者盡心以遵先王之法故能舉以開一代之祥法之所在即禮之所在清明緝熙於文王之典者所以求其法也禋祀肇舉而有成者所以行其禮也法不違於文王則禎祥孰能外於我周也哉　矜式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諸侯助祭致福而有無窮之功固宜王者崇德報功而有無窮之思要知道德之效通乎古今其入乎人者尤無窮也助祭致福而使上下相維於悠久者固爾諸侯之能事盡道備德而使人心相慕於悠久者尤爾諸侯之當爲此王者既示以崇德報功之盛意而又致戒飭勸勉之詞也　矜式

上是歸德於諸侯之詞下是戒勉諸侯之詞然錫福之功既及乎我之子孫則報功之意安得不及乎汝之子孫乎彼此皆及於子孫則君臣上下相與保守於無窮豈不美歟　主意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諸侯助祭致福於無窮故王者崇德報功亦無窮君臣上下每欲後世相傳繼於悠久也故諸侯以助祭而致福則其所

以惠我者無窮之澤矣然報功者雖人君之本心而恃功敢德者亦人情之通患使諸侯能以公勤爲德則人君所以尊崇其身者固不怠又念其錫福之功則人君所以昌大其後者亦無窮所施者及乎悠久而不忘是宜報之者及乎悠久而不替矣

旨要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祭則受福者此諸侯助祭之功也諸侯助祭以得福不止於一身且遠及乎後世則諸侯之賢其可忘哉諸侯以烈文稱則諸侯之賢可知矣分治則散見於諸侯之遠助祭則聚處於宗廟之中錫我以祭祀之福由一身而至於後世非有光烈文章之德其何以致此宜其於樂歌而以是美諸侯也

賢君因助祭之誠而獲無窮之福所以歸德於諸侯也祭而

得福既雅功于其臣尤欲其有以及乎後也　旨要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玆戎功繼序其皇之

無私欲者諸侯所以得天子之心有大功者諸侯所以廣後人之業古之爲諸侯者莫難于獲上之有道尤莫難于傳後之有人王者告助祭之諸侯謂爾能無封靡于爾邦則王其尊崇之念爾有助祭錫福之大功則使爾子孫繼序而皇大之噫私情悉泯於利國而公道悉著於佐王諸侯所以獲乎上而傳乎後者其在是乎　旨要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言道德儀刑之盛而又嘆盛德懷思之深所以戒飭而勸勉之也蓋道德足以儀刑于人而後盛德足以懷思於人此先王之所以行爾諸侯之所當勉其嗟嘆以言乎先王者正所

以啓諸侯之聽而戒飭勸勉之意形於言辭之表也夫以燕助祭諸侯而歌及乎此其致望乎諸侯也深矣　道之與德人心所同非惟使人效慕於一時且使人不忘於悠久周天子告戒諸侯勉之以盡人道而明君德不惟以人心之同然者勸之且以前王之已然者感動之盖君道之盡而四方訓式君德之明而百辟刑法古今上下皆然也此心同此理同也但以四方百辟之訓法爲言諸侯未必信從令又於乎致嘆以感動之而以前王已然之效證之彼烏得不有所感發興起而爲人道君德之盡也此周天子所以爲善勸戒諸侯

一斷法

總論　烈文美其德也錫福美其功也無封靡所以致其戒也崇之皇之所以厚其報也諸侯助祭而有以及王者之子

孫王者報功。而有以及諸侯之後嗣此所以為忠厚之至也莫強於人能盡人道則四方其訓之矣莫顯於德能顯明其德則百辟其刑之矣道者天下所共由德者人心所同得千萬人同此心此理也故施諸當世而人心無不服千萬世亦同此心此理也故傳諸後世而人心不能忘先王既以此道德而感人心則後人當以此道德而事先王使助祭之諸侯而皆惟先王之是法則人道無不盡德行無不顯而國内之民莫不是訓而是從矣其子孫豈不能與王者之子孫相保守於無窮乎。上言子孫保之繼序皇之故此言道德乃告所以致此之由也　解頤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彼高者山天實作之也然天能作之而不能有以治之所以荒而治之者實有待於大王焉大王能作之而不能安之所以安而定之者尤有待於文王焉夫惟大王創造於前文王安定於後是以昔焉之險阻今焉之平易則以昔王之相繼而人之歸附者衆也我子孫是以得奉其祭祀於此則繼今以往世世相承其可不思所以保守而勿失乎 斜厮

此祭大王之詩首言天作高山而下文大王荒之之下言彼作矣亦以作言者見大王之功與天同也天之作此岐山豈徒然哉蓋將以開我周一代興王之業而非偶然也故睠此岐山作之者天荒之者大王大王既作則其功與天同故同謂之作焉大王之功如此其後文王康之而人歸之者益衆於是險僻之岐山一旦有平夷之道路王業之興歷大王文

王而後成夫大豈易哉此爲子孫者當世世保守而不失也夫興王之地天命人心之所在也一代保此岐山則一代得人心天命天作高山所以俟大王之興文王康之所以纘大王之緒皆歸重大王作方好　劉業垂統之君未有不本於天者也詩人既言天作高山於荒之之前又言康之保之於彼作之後則周之王業其所由來也遠矣　發揮

大王於岐山上以承上天之肇造下以開文王之康安於是易險阻而爲平夷皆大王之功所致後世蒙已成之業者固當盡所以持守之責也天作之大王治之而後文王得以安之人徒見人心之歸由文王康安之功而不知實大王荒治之力大王之功上與天配此其繼世以纘大業者追慕之既深則持守之必謹矣　㦤式

岐山者周家興王業之地也周人祀大王而反覆歌詠之亦不忘本也岐山之豐峙豈非天作之乎大王作之功與天一文王安之功與大王一則後人保之之功又豈容不與前人一哉　旨要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

國家之興有以肇於前者要必有以繼于後莫爲之前雖美不彰莫爲之後雖盛不傳周之興也始於岐山是山也作之者天也然則前有大王以荒之後有文王以康之則王業之成有由來矣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不敢康以心言宥密以德言宥者宏深密者靜密宏則不可

量深則不可測靜則不可撓密則不可間其德之宏深而靜
密固非一日之積也惟其積累於下而君德益以隆是以承
藉於上而天命益以固以不敢康寧之心成宏深靜密之德
以宏深靜密之德成繼續光明之業則所以基上天之命者
在是所以繼先王之業者在是而皆不外乎此心故又以單
厥心終焉我今日所以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者是
又成王之賜也噫昊天有成命而文武受之於前成王能基
命而子孫保之於後則周之王業其有窮乎　解順
朱子以爲祭成王之詩合歸重成王作　成王上承天命與
前人付託之重下開後世安靖天下之休其積德以承命盡
心以光業者亦在乎勤而已成王不敢康是總說成王基業
光明之功蓋王業乃天命之所在而積德非盡心者不能宥

密緝熙即不敢康之實此其所以成命之在文武者惟成王能承藉而繼明之而後世之致太平以保成命維成王有以啓之成王之盛德成功如此頌者所以形容之也 矜式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將曰我將則所以將而奉之者必躬必親也享曰我享則所以享而獻之者必敬必戒也羊曰維羊謂於羊之外不敢有加禮也牛曰維牛謂於牛之外不敢有加物也此貴誠之義也而不知天之果降而在此之右乎不敢必也承上文而言雖不敢必於天而實可必於文王文王之典安靖天下之典也我維當於文王之典是以爲儀是以爲式且是以爲刑焉以是典也而日安靖于四方則所以感格之者有其素矣今

而將是羊也獻是牛也比能錫福之文王豈不降而右享我乎其者辭之疑既者辭之決所以疑者尊之而不敢必也所以決者親之而或可必也畏者戒懼之誠保者奉持之意畏天之威即所以畏文王之威也保天之命即所以保文王之命也 解頤

王者之奉祭期天與前人之降鑒者若不同保天與前人降鑒之意者實無異夫天至尊也豈徒物之所能格哉前人至親也能遵乎法以安乎民則有以格乎神矣此所以期天與前人之降鑒者若不同也然前人之降鑒即天之降鑒矣天固可畏也而文王容可褻乎此所以保天與前人降鑒之意者實無異也始焉不敢必天之降鑒而於文王之降鑒若見其必然者矣天至尊而文王至親尊尊親親之分不侔也終

焉畏天而知天天與文王降鑒之意皆所當保文王與天爲一知降鑒之後能推其所以敬乎天而敬文王則知降鑒之先必能推所以感乎前王者而感乎天矣天與文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衿式

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以程子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之義推之則此詩當作於武王之世蓋致敬盡禮以格於上天取法安民以格乎前聖尤必常盡敬以保天與前王之眷也夫感格之道必各盡其誠而保守之心必常盡其敬此其奉牛羊以祭而將之必曰我享之亦曰我而曰維天其右之蓋不敢必也至于文王則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則此錫福之文王既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以

享我祭若有以見其必然矣此各盡其誠也又言天與文王既右享矣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降鑒之意此常盡其敬也短章程子及陳氏呂氏之說皆可融會講論

發揮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

此武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謂之我將享必獻牛羊備其所以祀天也天其降而在此之右乎蓋不敢必也吾維儀式刑文王之典章以安靖四方則此能錫福之文王既右而享之矣天天不敢必而文王有可必其者疑辭既者決辭蓋不敢取必於無聲無臭之間而維致力於前人家法之懿後却說文王所以配天文王在是而天亦在是矣文王

可必則在天者亦未始不可必也所以末言保天與文王降

鑒之意　旨要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王者之奉祭所以自盡者我也所不敢必者天也奉祭祀之

物則所以自盡者固至矣而天之降與否則非所敢必也盡

其在物而不敢必其在天王者奉祭之誠其至矣乎　旨要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

王者惟能法祖以安乎民斯能尊祖而獲乎福蓋前人之典

乃前人之所以爲福也使不遵法於前人而致其治於天下

則治之替即所以爲福之虧而非前人之所望於後人矣何

以知其眷佑之已至而無愧於報本反始之祀哉　主意

後人遵先王之法以安其民則先王錫後人以福而享其祭

安民者文王之心也法之以安民者文王之典也後人苟能盡儀式刑之功而使四方蒙日靖之休是足以慰文王之心矣則此錫福之文王安得不降於右以享其祭乎噫守前聖之法以安天下則足以祀前聖而獲福矣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王者夙夜畏天則天在是文王亦在是而所以監我之心庶幾可保矣　旨要

王者無一息而不敬乎天則天與前王所以降鑒之意可得而保矣王者之祭得前王之降鑒者固難得上天之降鑒者尤難常存敬畏之心則敬天者即所以敬前王也是豈不足以保天與前王降鑒之意哉　主意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

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以首一節作一股以下二節作二股允王維后是信其爲天下君允王保之是信其能保天命於悠久是皆得昊天子之之意自薄言震之至及河喬嶽即巡守而祭告之事乃上天尊序有周之驗式序在位至肆于時夏乃因巡守而示天下以治體之所尚即有周之所以明昭也昊天其子之不敢必之辭也所以形容武王不敢有必天下之心也允王維后允王保之深可信之辭也所以形容武王君天下而永天命之有其道也

旨要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巡守周於侯國而不敢必上天眷愛之隆天意驗於人神而深可信一代君臨之盛上是聖人不敢有天下之心下是聖人所以君天下之道時邁其邦泛言巡守而已薄言震之至及河喬嶽則朝會祭告指巡守之事而言方是奉天以行巡守之禮天之眷愛有不敢必也及巡守之禮行而人神交應則天意誠尊乎一代而王者誠爲天下君矣始爲疑詞終爲決詞見武王雖無得天下之心實有君天下之道　格式

此武王既有天下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夫巡守省方此天意也今雖有以奉天意而行其禮而天之所以子我者則不敢必也然居尊御極實天命也巡守之禮行而神人協應則周之爲天下君也信矣武王之有天下惟其不自必於前是以深可信於後　斷法

王者盡其禮而不敢必於天眷及人心歸而神意格然後天之眷我而我之君天下者果可必矣故上言其者不敢必之意疑詞也下言實允者可必之意决辭也君者人神之主也人君巡守之禮不過盡吾當為之責而已至於天之子我則罔敢必也然欲觀天意則驗於人神而可見矣人無不服神無不格則天人之眷我者蓋可必矣　主意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實右序有周所以見天眷之隆也維天眷之隆故使之治人而人無不治使之事神而神無不懷益有以見其盡君道之可信明昭有周所以見王道之大也維王道之大故慶讓黜

陟而刑賞行偃武脩文而好尚定益有以見其保天命之可信　解頤

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聖人之有天下既有以得乎人心之畏又有以得乎人心之安斯可見聖德之至矣有天下者要必得神人之交歸武王之興不特諸侯畏其震動之威又能使河嶽監其懷柔之念此其德之至為何如哉　旨要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詩人美一代維新之治維能行王政之當然斯能保天眷之必然也夫王政豈有出於信賞必罰偃武脩文之外哉王者既盡其當然則天眷之保有必然者矣詩人安得不頌美一

代之盛治哉是故詩人頌武王廵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言明昭乎有周也既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在位之諸侯而又偃武脩文焉則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然則詩人頌武王之行王政則明昭之實可見及信其能保天命則明昭之實愈可見一代維新之治此其所以為可美也

發揮

以禮御諸侯以仁治天下信乎聖人之能保天命矣賞功而罰過者一代顯然之禮也偃武而用德者一念藹然之仁也

旨要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鍾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此昭王以後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首四句言武王持自強

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能競豈不顯哉成康之德亦上
帝之所君也此四句主武王而言下三句主成康而言末言
樂和而致福之多威儀謹重而致福之久所以致此者皆由
武王自強不息成康之斤斤其明故也斤斤即不顯之明著
者也前王至誠無息而功愈隆後王明德格天而德愈著此
樂和禮恭而福愈久也　發揮
聖功有以啓賢德而涖其業者爲俱盛音樂足以感神休而
佑于敬者尤無窮後王奉祭而神休來萃於音樂協和之餘
益厚於禮容莊敬之際皆前王豐功盛德之相繼者致之也
下股要提掇得音樂與禮容意思出不可以禮樂字總合緣
威儀是人身自己之容貌而已禮樂二字相粘則禮之所包
者大　參式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武王持其自强不息之心故功烈之盛天下莫與之敵繼以成王康王德之光明顯著亦上帝之所命以爲君以賢德繼聖功宜其辭之不容不並致其美也然自成康之繼有天下觀之其德察而又明則庶乎聖功之可繼而實上帝之所君矣始言豈不顯哉對執競而並言之姑婉其辭以尊武王也終言斤斤其明自成康而申言之乃尊其辭以尊成康也此詩發武王成王康王之詩故歌詠所以各致其尊美者如此呂朱傳分截已定不可以便於作文改易其說緣此詩乃祭三王之詩所以頌者各致其頌美如此始以武王成康對說見武王之功業無競於天下則成康以德王者亦足以繼天命

之傳武王無競之功所以致武王之所以爲盛也其下復專言成康則二君之繼膺大業盛德光輝前後同一盛也 務式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大功建於前明德嗣於後則天命之在一代可知矣天下未有功德之不足而可以得乎天者今武王持其自强不息之心而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成康繼之又有顯明之德前後並隆功德兼備則成康爲上帝之所君也宜哉大功無敵於天下明德見佑於上天斯可以觀一代之盛矣 務式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

天下惟能自强不息者而後可以有大功功之大者必非巽懦之所能文武王持其自强不息之心而功烈之盛天下莫與之競焉信乎剛德之足以有爲也 圭意

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王者之所以得天人之交歸者要不外一德之明而已上天以之而爲君者此德之明也天下同歸於奄有者亦此德之明也詩人言成康之得乎天人始之以不顯終之以斤斤其明則成康之明德可謂能和同天人者已　矜式

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祭祀之時衆樂畢奏鐘鼓喤喤而和磬筦將將而集可謂盛矣然奏樂非以爲求福計也令祖宗眷我後人非徒福之多而且福之大福而爲之降者皆不求而自至然福雖多矣而所關繫者未大未足以爲福之盛也令福之所降者既穰穰其多且簡簡其大是舉天下無一民一物而不在此福之中

矣今旣受此穰穰簡簡之福而不失其反反之威儀則福之集於身也寧有已哉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必有動作威儀之則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以見福不在於吾身之外吾能致謹於威儀則所以自求多福者在是矣 旨要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昔者周公制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我將之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也生民郊祀后稷以配天之詩此詩集傳中不言所用疑即郊祀尊稷配天之詩生民斷章曰疑郊祀之後亦有受釐頒胙之禮也歎則二詩所用可知矣此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然所謂文德之所以配天豈徒然哉蓋使烝民之得以粒食莫非其德

之至文德配天之實可見者也以至貽來牟以率育而無遠近之殊得以陳常道於中國者孰非文德配天之實哉上言參天之德下言贊天之功　發揮

此美后稷有配天之德而推原其有體天之功夫以后稷之德而言其足以配天何哉蓋天能生民而不能使之得所養天能賦人以仁義之性而不能使之全其天維后稷奉天命而率育於是有恆產者有恆心而常行之道賴以不墜此其所以配天也　主意

上是養民之事下是教民之事實皆后稷之文德重在文字上　生養遂則倫理明衣食足而後禮義興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旨要

粒我者雖稷之功而貽我者實帝之命維其命之出於帝是

以其功真可配乎天也然稷之功養民而已乃以爲陳常時夏則是果嘗教民而侵契之職也邪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爲燕享之禮以通上下之情制爲祭祀之禮以盡孝誠之感制冠昏之禮以明陰陽配合之義長幼嗣續之節至於日用常食之間尤必老者豐美而少者儉約則是人倫之所以厚固本於飲食之豐而飲食之所以豐實本於后稷之教夫如是則陳常時夏之功稷亦豈得而辭哉　解願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觀聖人養民之德尤當觀聖人體天之心天之於民維恐其一日而失其所養也夫使斯民得以粒食固莫非聖德之至矣然使無以續食則民亦何以生哉故來牟之種所以續食也天命之所徧養乎斯民稷貽之以爲斯民之養故粒食固

足以見聖人養民之德而貽來牟以續食者尤聖人體天之心噫此后稷所以配天也歟　旨要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聖人之所以配天者以其有文德也聖人以農事教天下而詩人以文德頌聖人何哉蓋斯民有以養其生而後有以淑其心稼穡之事既興而後綱常之道有立則聖人雖以農事興國而萬世之文實肇於此矣德莫大於養民尤莫大於教民生民者天而教民養民者在聖人不謂其有文德以配天可乎　主意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聖人有以遂民之生則其德之至極可知矣天能使民之生而不能使民之遂其生聖人者作教以農事使烝民粒食而

後有以遂其生斯民皆賴聖人以遂其生何莫非盛德之至極哉　主意

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天下維人道之常者可以無問於地勢之異何也常道者人心之所同有者也苟其爲人之所同有則同生於諸夏者莫不有是心也而何分於疆界彼此之殊哉　主意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此詩兩言嗟嗟臣工謂凡百官之事皆不可以不敬也嗟嗟保介謂爾農官之事尤不可以不敬也先王之於百官皆有成法以賜之有官守者固當來咨來度也況我周家以

農事開國其法尤爲詳備爾農官其可不來咨而來度乎孟春躬耕帝籍此正咨度之時也於是戒之曰時至於莫春則當治其新畬矣爾毋謂其田之難治其效之難見也况來年將熟既可以受明賜於已然即來年以爲嘉穀之占又可以俟豐年於後日爾農官固不可不致其勸相之勤而爲甸徒者亦不可不致其耕治之力也當知錢鎛之用雖在於春暮之時而銍艾之收已在於孟秋之際特奄忽之間耳豈可以爲久而難待哉言豐穣之必然以勸勉之也　解顧

命羣臣而勉其敬者以成法爲當求命農官而勉其力者以美利爲可必王者以力之當求而利之可期者戒農官顧先致戒於羣臣焉亦以國家之法度而臣職之共守者莫大於務農也周家以農事開國此所以將戒飭乎農官必先戒飭

乎羣臣百官所謂成法即勸農之法也　上段先陳所戒之意下段乃言所戒之事　孫式

此戒農官之詩前一節通戒羣臣百官蓋兼衆職而言也後一節戒農官之副蓋專農事廵行農畆之間如所謂保介者也所以各嗟嗟以戒之蓋其所職有尊卑故其所告有詳畧蓋嗟嗟以戒羣臣固欲知王法之不可專重嘆以戒農官尤欲知農事之不可緩也　發揮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事之在於王者不可忽法之出於王者不可專臣子之事君所貴者在乎敬所戒者在乎專茍欲任國之事而無恭敬之心受王之法而有專擅之意此豈人主所望於羣臣哉　主意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

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命農官而欲及時以治地者旣即天意以明豐登之可期必勉人力以遂收成之易致蓋常人之情非見利不勤而農事非用力不成也此王者之戒農官旣以利之將然者誘之復以力之當爲者勉之維欲務農者耕作之及時耳　拎式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上是勉之以人事之當爲下是誘之以天意之可必人君之戒農官即天意以曉人事謂人事之當爲則娓其詞於所戒謂天意之可必則致其美於所占保介農官之副人事勤惰之所關也來年五穀之先熟者天意著見之所在也娓其詞則聽必專致其美則其意益至蓋戒之固所以勉之也　主意

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王者之戒農官致其謹於人力之勤必指其效於天意之顯何也人情有所利賴始有所激勸苟辭之所發固欲治其地而利之所在不能以必諸天吾恐務農之效既茫昧而難知則勸農之言雖懇切而何益此成王之於保介不徒勉之以言而必動之以利不徒責之以人事之當然而必示之以天意之顯然成王可謂善於勸農者矣　旨意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此詩舉成王之謚則成王以後之詩也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後王復遵其法而重戒之率時農夫農官之職也播厥百穀農夫之事也終三十里欲其地之無遺利也十千維耦

欲其人之無遺力也地無遺利人無遺力此豐穰之所以可必也　解頤

王者之戒農官戒之以農事之不可不盡力必告之以已事之不可不并力也夫倡民力者莫如私所爲出於天下之公彼視之爲不急惟能使視爲一已之私事則其齊心并力有不期然而然矣成王嗟嘆以明勑田官謂爾當率比農夫穀之有百者皆不可以不播則於農事固盡力矣然此豈爲人也哉萬夫之田爲三十里者皆爾之私也大發爾之私田盡力爾之耕事萬夫畢出如一耦焉其齊心并力若此者所以成其私也　旨要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即物情之自適以美賢侯容貌之美即人心之相安以期賢侯名譽之全夫名譽之全者固不出於人心相安之外而容儀無可觀之美者又未必非相與之有間所致也　移式

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却不是正祭之歌乃是獻助祭之臣前一節即鷺之飛於西雝鷺潔白而水清上下相暎其美可知矣而我客之來助祭其容貌整肅亦如鷺之飛潔白焉觀物之美而知君子容貌之潔脩因人之德則知君子聲譽之永久蓋容貌聲名皆德之符也觀外貌之潔聲譽之著而知其有德之士擬之於物觀之於人審之於容貌之間要之於名譽之久其人之賢可知矣　主意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君子無怨惡於內外然後可保聲譽於悠久甚哉令名之難

保也凡其彼此之相愛而有令名之可保者要非苟焉求媚之謂是必有其故矣彼之無惡者何無惡於我也是必吾無取惡之道也此之無斁者何無斁於我也是必吾無取斁之道也而猶豈敢自以爲足哉庶幾夙焉以興夜焉以寐以保其終譽也然後知天下之最難得而最難保者莫如名譽必彼此之相愛夙夜之盡心而後令名爲可保也　矜式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收入之多而祭禮之無不備祭禮之備而福祿之無不徧此方社田祖先農之賜也秋而報焉則方社之謂也冬而報焉則蜡祭百神之謂也以其同謂之報祭故同歌是詩也　淵顧

時和之利爲有餘其積之盛而用之周者神之所錫甚厚也

蓋報賽田事之有樂所以答神之惠也凡其利之充足而周於用者何莫非神之錫我以福哉　斷法

天下之福莫大於獲天時之和故凡其蓄積之厚而致用之周者即所以爲福而神明陰相默佑於冥冥之中非細故也

緣此詩是報賽田事之樂歌故備言收成之利禮物之供蓋非神所降之福此福字不可與他言福者例看　矜式

豐年之福大矣貯於國家者所以爲生民之福祀於宗廟者所以集吾身之福使當豐盈而不爲積貯之謀卒有水旱凶荒下無以濟衆庶上無以供粢盛雖豐何福之有　旨要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此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言始作樂而合奏於祖廟也首言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者作樂有其人重言之見其非一人也周之庭盛王之廟也第二節言樂之器大小無不具堂上堂下樂無不備也第三節言喤喤厥聲肅雝和鳴聲之和也先祖是聽幽有以感乎神也我客戾止永觀厥成明有以感乎人也蓋樂官備於盛王之廟而樂之聲無不和也器備而聲和神格而人感則樂工之職盡而作於周之庭也爲無愧矣具其中衆器則大小始終上下皆分別言之

發揮

即司樂之人而紀奏樂之地故知其器合大小而無遺音感神人而無間矣作樂乃一代之重事也頌者叙其始作之盛既以其器陳列之備者美之必以聲音感通之久者期之是則始作極其盛而傳於無窮必矣　此詩乃周人始作樂而

合乎祖之詩末言永觀厥成者由其始而要其終也明而助祭之人既永觀斯樂之成則幽而先祖之靈信其聽是樂於冥冥之中無終窮也　矜式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

即樂工以叙一代作樂之始即樂器以美衆音成樂之全夫作樂一代之重事也故因樂之所寓以叙其始作之盛則其器備而音全從可美矣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樂前乎周者爲虞夏商莫不以樂爲重所以頌者於作樂始成之日既叙其事以表一代之制遂詳其器以紀衆音之成　矜式

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鼓周制也鞉如鼓而小磬石磬也柷以起樂圉以止樂是七物者皆樂器也圉必既備而後樂奏

也簫編小竹管爲之管如遂併兩而吹之者也苟七者備而二者不備則尤未可以爲備也此詩人所以必詳言之而兩以備言也　樂器貴乎備樂聲貴乎和　旨要

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樂足以格先祖之神尤足以悅先代之後則樂之盛可知矣夫子孫作樂以格乎先祖者非難也乃若先代之子孫受當代之客禮方其助祭之周旋寧免感慨於今昔而喤喤厥聲肅雝和鳴不特先祖聽之而我客亦永觀其成焉自非樂之甚盛其何以至是哉　旨要　愚按肅雝二字是詩傳註未詳其義樂記引此詩而曰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長樂陳氏釋之曰樂之發肅肅乎其敬雝雝乎其和用之祭祀而先祖不是聽耶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即地利之美而致品物之盛則得以奉祭而獲福矣魚之薦非爲徼福也頌者嘆美乎地利有以致其盛焉其獲福必有在矣　漆沮乃周人興王之地即此地而爲潛以蓄多魚則報本追遠之心無時無處而不在是以魚之爲薦雖微而福之爲賜甚大　吉日之詩謂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則漆沮地利之美不特爲潛蓄魚者必於是雖從禽以爲乾豆之供者亦必於是可見其地利之美後世繼承王業者所當知也頌者所以歎美之　孫式

古者季冬薦魚季春薦鮪於寢廟此其樂歌也然凡水皆有魚取魚皆可祭而必深嗟重嘆取於漆沮之水者其故何哉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周人之生始於漆沮王業之興起於漆

沮二水之在邠大王由是開我周一代興王之業於我周所
繫爲甚重者也此所以深嗟重嘆而取魚於此水以祭也蓋
詩人深嗟興王之地而取物以奉祭此所以受福之大也蓋
歴世奉祭而禮無遺皆漆沮之本大而末盛者也祭而受福
漆沮之源深而流長者也此意自有餘味　主意
獻物於其先而以物之美者獻焉則深有感於開國之初矣
漆沮者大王興周之地也今取物以獻其先而必於是取焉
其反本之意爲何如哉宜其享祀之餘而景福集於身矣　點旨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
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君臣之德容並著而祀禮感乎前王著其孝深前王之道德
兼全而治效格於上天者其慶遠　聖人道隆德盛既有以

統和天人而垂裕後昆矣是宜後王能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其先王而無愧乎爲子之責也諸侯盡其和敬以助祭而天子有穆穆之容則君臣之禮著矣和敬之諸侯奉廣牡以薦而文王享之有以安孝子之心則父子之感深矣一時之盛何如哉要知皆文王昌厥後之致也文王之道德敷於人而通乎天後嗣之昌大文王何容心焉　發式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

雝雝肅肅者助祭之容穆穆者主祭之容也此言助祭之誠見容貌之間而主祭者與之同敬也下則言助祭之禮格於文王之神而主祭者又賴以安其心也文王之所以感格豈專在於廣牡之薦哉君臣同敬者有以格之耳　主意

諸侯盡誠以助祭而人君著其容儀之美故諸侯奉物以助祭而前王慰乎感慕之情夫君臣之德容並著則父子之孝感潛孚矣是知助祭惟在乎誠而非徒在於物也中間就天子與孝子上點綴意以君臣之分言之則曰天子以父子之分言之則曰孝子武王尊為天子而有以得諸侯助祭之誠親為孝子而有以致先王享祭之應奉祀禮者固貴乎人心之同格先王者尤貴乎孝心之至　矜式

諸侯盡和敬之美而人君有深遠之容故其奉禮以祭也前王有以安乎後嗣矣此言祭祀之時上下一於和敬而後前聖降鑒乎此若上下無和敬之意諸侯雖薦廣牡以助祭而大哉皇考果能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乎大抵前聖之降鑒本末易致後王所以致其享者亦惟君臣同一和敬之意豈

徒在於物邪君臣奉祭而和敬之意同有以達於外故臣之助祭而感通之效庶有以安乎君凡人之於祭祀未有不勉強於始而怠惰於終者周人之祀文王也廢徹不遲之時而肅雝穆穆之意猶且形於歌咏焉則其上下協一者又將始終如一矣自是而祭祀之禮每用以徹所以訓也後世乃用於三家之堂可勝嘆哉

旨要

此武王祭文王之詩首言辟公助祭有雝雝肅肅之美而武王之主祭也有穆穆深遠之容也次言諸侯奉大牲以助我之祭而文王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蓋盛德著於君臣而容儀爲俱美祀禮格於前王而孝子之心得以安夫祭必本於德容著於君臣對越之間德之盛可知矣此奉牲以薦而皇考降格有以安我孝子之心也若德有不足而徒恃

物以感格焉則豈能有所感乎而降格哉禮不足以感格則
祭爲徒祭其心慊然如未嘗祭矣將何以安其心哉　發揮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諸侯之助祭要當盡和敬之心也爲人臣固患乎有驕亢之
迹又患乎有怠忽之萌故來而雝和可知也至而肅敬可知
也和而且敬斯其助祭之諸侯乎　旨要
助祭者無間於和敬之美而主祭者得遂其深遠之容蓋祀
事有資於諸侯之助祭也然助祭者不能以皆敬且和則主
祭者亦豈能以自安而遂其容哉　斷法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
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上一節美文王之德言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之道文武則

備君之德道全德備則能安人以及於天而克昌其後嗣也
下一節則承克昌厥後說言文王克昌厥後而安之以眉壽
助之以多福使我得以享右祭祀乎烈考文母也蓋道全德
備本也安人以及於天以至克昌厥後效也綏我眉壽以下
皆昌厥後之事也前王道德安乎天而衍垂裕之休故福壽
及於後而得以奉祭祀之禮蓋道德之盛所安者至遠而所
及者無窮則後王之所爲孰非前王道德之源深流長膏沃
光煜者哉夫國之大事在祀舉其大者故言右于烈考文母
也　主意
前王道德全而治效足以啓裕後之休故後王福壽全而祀
事足以嚴尊親之禮夫後王尊親之嚴由於前王錫福之盛
要知前王道德格天之效乃啓佑我後人之本也綏我眉壽

以下即昌厥後之實　稔式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聖人維能盡人道而備君德則能安天人而啓後嗣矣聖人者天人之所依子孫之所賴今文王宣哲盡人之道文武備君之德天且因之以安矣而况天下後世乎噫道德之美在一身而天人之福及百世此武王之祀文王所以推本而言之歟　旨要

聖人道大而德備故能安天人而福後嗣也天之高也後人之遠也豈能外於聖人之道德哉維能宣哲以盡人道文武以備君德故能安人以及皇天而克昌於其後道德之功大矣哉　主意

此一節專美文王之德祭祀之由典正在於此　稔式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前王有以備啓後之福後人得以盡奉先之孝夫奉先思孝者人子之常也有父之尊有母之親親親而尊尊亦禮之常也令武王之祭文王也既以眉壽繁祉備言於先復以烈考文母並言於後蓋以降年之永則奉先之日長得福之多則奉先之禮備而我周一代之王業實成於烈考文母所以奉其祭祀者皆二聖之德也可不盡奉先之孝焉　旨要

總論　來而雝雝至而肅肅此諸侯助祭之容也薦其廣牡相其肆祀此諸侯助祭之職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謂諸侯助祭而天子得以遂其深遠之容也假哉皇考綏予孝子謂諸侯助祭而皇考有以安我孝子之心也莫強於人也而文王之宣哲則有以盡人之道莫顯於德也而文王之文武則

有以備君之德其道德之效下有以安乎人上有以及乎天
遠有以昌厥後則文王之所被者廣矣故能安我以眉壽介
我以繁祉使我得以享右乎烈考文母愈久而不替即綏予
孝子克昌厥後之實也　解頤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
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首爲稱美之詞次爲歸德之詞
首言諸侯來朝稟受法度其車服之盛如此次言率諸侯以
見武王廟而以孝以享介我眉壽而受多福是皆諸侯助祭
有以致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致於純嘏也蓋諸侯稟王法
而車服之盛爲可美則諸侯助王祭而福祿之盛爲甚大也

夫知尊王之義者而後能助祭而致福苟用心自專而不知
王法之當守則車服之盛無足美矣况能助祭致福之大哉
此雖爲稱美福德之詞而有規警箴戒之意此所以爲盛時
之詩　主意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

諸侯之來所以朝王而禀受法度也其車服之備如此豈非
盛美之所由以光顯乎於是率之見于昭考以致其孝敬之
誠以奉其享獻之禮葢祀事之行非徒以合人心之和也正
所以一人心之敬也是則一代之典章寓焉諸侯朝覲而求
遵守之規王者致祭而示忠敬之意亦由其躬行之際而率
先耳葢法度不越於君臣孝享之中而孝享每行於車服旂

輯之日商頌約軧錯衡八鸞鶬鶬龍旂十乘大糦是承皆是

諸侯助祭而車服之盛如此　斷法

諸侯來朝稟受法度其儀盛矣我率之以祭於武王之廟焉

載見者諸侯之來見朝於君也率見者我率之以見於武王

也諸侯既盡事君之禮我則率之以盡事先之禮而已　主意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

朝於君者惟法度之求備於已者極車服之美是可以觀諸

侯之敬矣夫為人臣止於敬使知朝覲之為重而不知法度

之當求固非所以為敬也然使於朝覲之際或惟簡略之是

尚而無儀衛之可觀亦豈所以為敬哉然則諸侯之盛其車

服以見君者示敬也非直為觀美也諸侯之見於辟王惟曰

典章之是求舉無一毫私已之意故交龍為旂得於所見者

陽陽而鮮明和鈴鞗革得於所聞者央央有鶬而聲和詩人
贊以休有烈光則一時車服之盛爲何如哉　旨要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
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會諸侯以奉祭者其祭嚴因諸侯而獲福者其福盛諸侯助
祭而主祭者無愧於爲子之責焉則祭而獲福雖曰前人之
休而使之得以永其休者實諸侯之德也　拎式
王者率諸侯以祭於先王之廟福固得於先王享祭之餘而
實得於諸侯助祭之力故眉壽之介多祜之保必孝享於先
王而後得也然多福之綏純嘏之緝熙非烈文辟公何以致
之哉此王者歸德於助祭諸侯之辭也　旨要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

純嘏

知孝享致福之盛當知由諸侯助祭之功孝固足以致福然非有助祭之功亦豈能自致其福哉此歸德於諸侯之辭也

主意

總論　諸侯之來朝將以稟受法度也而我乃率之以祀武王何也蓋先王者法度之所從出而宗廟者又禮法之所由施也諸侯之助祭於此也夫獨無所感乎先王之神洋洋乎在上孝子之誠穆穆乎在下昭穆之各以其位內外之各以其官長幼之各從其事貴賤之各守其職祼獻之有其禮升歌之有其樂將享之有其物酬酢之有其儀凛乎其不可踰秩乎其不可紊則所謂法度即此而在矣奚必他求哉故章末但美其助祭之功而不及乎戒勅之事者豈非以率見之

際所以教示之者已深而無所事於戒勑也歟　解順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此微子來見祖廟之詩美君子之方至而及從行之人留君子於將去而致乎盛大之福商人一代尚敬令微子之來其如此固為可美而其卿大夫之從行者亦皆追琢選擇而非常人焉尤為可美者也此其愛之深於其信宿而欲縶其馬追之而又綏之既有淫威而庥其降福孔夷也三節只作兩節也　發揮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追琢其旅

古之君子惟能不改其一代之所尚宜足以為當代之所尊夫以先代之後而使當代以客禮尊之豈偶然以得此於人

哉是必有可尊者矣商家一代之所尚以言其色則尚白也以言其德則尚敬也微子仍其所尚之色則雖所乘之馬亦白其色焉仍其所尚之敬則其所選之徒亦致其敬焉其賢如此安得不爲當代之所尊崇者乎　主意

君子所尚乃一代之舊所選皆一時之賢宜以作賓於王家也商之所尚以言乎色則尚白以言乎俗則尚敬微子以商之後爲周家之客於焉則不改其白也萋且則不改其敬也而徒衆之相從者又追琢之不忘也雖見禮於當朝愈不忘於先代其盛德爲何如哉　旨要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

君子足以得人之愛觀其留之久當觀其留之之力也世之愛其人者有欲爲留行者矣往往徒見於一言辭之間而

不發於情意之實則君子有不可虛拘者矣今客之留也由宿而信可謂久矣然至於授之縶以縶其馬則其留之力又豈不見其發於真情實意而有不能自已者哉　主意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國家尊先代之後要不徒以虛文爲尚也留之而惟恐無以安之者是固足以見吾尊敬之心矣然非使之用天子之禮樂而降之以大福焉吾恐實意之不足而虛文之有餘亦豈所以爲尊敬哉　主意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武王之功所以天下莫强者以文王開之於前而武王受之於後也於文王曰允文則其開於前者初非不足於武也於

武王曰無競則其受於後者亦非以力取之也於勝殷以見其伐暴之義於遏劉以見其止殺之仁仁義之師王者之師也此大功之所由定而大業之所由成也　解斷

須後王有莫大之功者實由前王開之而後王繼之以成功耳此詩人推本之詞言武王之武功蓋由於文王之文德也文德開於前武功繼於後故論武王之功無以加當知武王之功有所自也　主意

知後王之武功實本於前王之文德則繼其德者亦惟不黷武以成其功也須聖人者不以用武須武功惟以文德視武功則知所以肇功者有其原而成功者有其實蓋用武固後王之績而黷武非前王之心故不黷乎武乃所以為能用其武父子一心文武一道其於成功何有哉　旨要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

於者嘆之之辭允者信之之辭武王之大功莫強於天下故有形容之不能盡者然豈無所自哉信矣文王之德能有以開之故其後之發而為功者如此其美也　旨要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未免喪以前居梁闇之時也惟思慕而已既免喪以後臨朝廷之時也則有家國天下之責焉皇考之達孝不可無以繼之也皇王之大業不可無以承之也然所以繼皇考之孝固不外乎敬所以繼皇王之業亦不外乎敬而已孝也敬也一理也自繼述而言謂之孝自存主而言謂之敬敬其身即所以孝於親孝於親未有不敬其身者也此所以能就文武之

業而崇大化之本也　解頤

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此成王朝廟之樂歌謂前人之孝於先者常若見之則後人之敬乎先者豈不常懷所以善繼之也蓋成王以幼冲嗣位慊焉於繼序之思既嘆夫皇考之終身能孝而常若見皇祖陟降於庭嬰後自盡其敬德於夙夜之間而又嘆夫皇王之統莫之能繼也惕然而思不忘於懷所以說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者在是成王其賢矣哉　旨要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皇祖文王也皇王文王武王也武王繼文王而有天下孝思

一念在在不忘若見文王之陟降於庭者予小子之嗣茲大位敢不夙夜以敬乎然敬者思之本也蓋人君嗣位之初正思念前人之日武王之所以思文王者如此則我之所以思文武者何如知一念之思觸於目者皆前王之似則知一念之敬感於心者若前王之真合前王而思之殆與前王同一思矣用是而繼其序則一念之相承將何時而已耶　斷法

成王欲存孝道於武王卻言武王能盡孝道於文王只此一意便見成王之心乎父心乎祖持其敬而無或間則繼其序而無或遺矣　思前王之孝而自勉以存其誠嘆前王之聖德而深求以繼其統　旨要

武王之孝思念先祖而不忘則我後嗣之主敬者兼思祖父而不敢忘也此成王始朝於先王之廟而作此所以就文武

之業崇大化之本而所謂大化之本者何也亦曰孝而已矣
武王永世克孝念文王而不忘則我之繼其孝可不兼文武
而思之乎　主意
念玆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前王之念乎先者常若有見故後王之敬乎先者常不敢忽
前王以聖繼聖猶若有見於家庭者也况後王以眇躬而繼
二聖其可忽之而不敬乎　旨要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
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
其身
居梁闇之時未可以言也既免喪以後可以言矣可以言而
不言則無以見求助之意無以見繼述之志訪予落止求助

之誠也率時昭考繼述之孝也於乎悠哉嘆其遠也繼猶判渙嘆其難也然豈可畏其遠而不進畏其難而不勉哉惟當繼其上下於庭者欲其無一時之不敬也繼其陟降於家者欲其無一事之不敬也庶幾賴皇考之休有以保其身焉則無危亡之患也有以明其身焉則無昏昧之患也　解頤

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吾心不忘乎先王則吾身有賴於先王矣吾之孝思無所不存常若先王之在家庭焉夫心不忘乎先王則事必法乎先王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豈不賴先王之保明吾身也哉　叅式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

肩示我顯德行

敬者戒懼慎獨之事所以誠身也明者學問講習之事所以明善也羣臣以敬而進戒欲成王之誠之也成王以明而自勉謂必先有以明之而後可以誠之也既有以致其明之之功復有以致其誠之之力則聖賢之事業可以馴致矣而又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則欲羣臣教示之無已也　解顧

臣戒君以盡乎敬欲其嚴於天而不敢忽於已君荅臣以未能敬惟欲進于學而有以資於人夫學而盡乎進脩之功則能敬於天而無怠忽之意矣大抵人君莫大於敬天而持敬之功莫大於進學進于學則進乎敬此聖學之本源而成王知之賢矣哉　發揮

羣臣進不可不敬之戒故言天而著其可畏之幾賢君推本

能持敬之由故論學而致交脩之力夫人君惟能知天之去留無常而鑒臨甚邇則自不容於不敬矣然必務學之篤而內勉於己外資於人而後有以變化氣質而至於能敬也惟知天乃能有所畏而持敬惟務學乃能知其敬而知天賢君所以既述羣臣之戒而又必自言其務學之方也　賢君爲學苟自知積累之勤而有以復其本明之天則天在於我而初無彼此之間矣人之顯德行又皆躬行心得而已明之天也羣臣輔助之餘而又能以此開導之則無一時一事而不知所以嚴其天矣學而至此則主一無適之功無少間斷尚何氣質昏蔽之足慮哉　孫式

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敬者歷代帝王之心法人君所以不能敬者非有所恃則有所忽自恃者謂巳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自忽者謂天人相遼絶我之所爲天豈能知之故欲勉人君以敬者先去其自恃自忽之心二者既去病根盡除然後不患其不敬故詩人曰敬之敬之反覆言之非不諄切也然未能除其病根空言無益故推原人君所以不敬之由而以二者繼言之 不可欺者天之天不可忽者巳之天在天之天保之爲甚難在巳之天求之爲甚易蓋在天者勢也在巳者理也勢超於溟漠之外而理運於方寸之中知其不可忽則知其不可欺矣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如此蓋知天道之微而知所以用力之地也 斷法

賢君述羣臣主敬之戒尤必述羣臣言天之詞善言天者必

言其道甚明而眷命不可恃也其勢雖遠而監臨不可忽也人君苟知天之不可恃又知天之不可忽則所以持其敬者自不容已矣　敬之一字惟畏爲近之人君果何所畏哉亦天而已矣是宜羣臣以敬爲責戒者言天必致其詳焉　孫式

告君以敬天之當然必詳告君以敬天之所以然人君豈不知天之當敬哉特不深明其所以當敬之理則未必不以汎汎視之今羣臣進戒於王既以敬之敬之申言於其先復以天之所以當敬詳言於其後蓋謂天甚顯也而眷命不易天雖高也而降監之不遠人君知此則敬天之誠自有所不能已者矣　旨要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

人臣欲啓君心之敬要必示之以天命之難何也勢莫尊於

君而理莫尊於天人臣之所以忠愛者君也君心之所尊畏者天也苟欲啓吾君之敬而不告以天道之顯天命之重此豈善於告君也哉 主意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賢君知未能敬者由於氣稟之偏故自勉於積累之功復有資於輔導之益夫學所以變化氣質也然非內勉於己而有以復其本明之善外資於人而有以陳其已明之實則何以去其昏而能敬哉以光明與顯貫不聰意此成王自爲答羣臣之言如此 矜式

賢君之持敬之爲難能也爲及時以復明德之初必資人以求明德之助明德者性之所固有持敬之功未至則必交盡

於人已之間庶幾性之本明者有以復其明耳復性之功莫先於持敬成王自言予小子不聰而未能敬則明德之具於天性者或有時而昏惟日月就將緝熙以至於光明則所以自脩者矣然自脩於已者尤不可不交脩於人爾羣臣輔我重任而示我以德之顯明則是德也既日就月將以明之復資輔弼之賢以助之向之昏者其有不明乎　旨要

上是閔其質之庸而功必勉於已下是憂其任之重而德必資於人人君承前人之付託一身之負荷非輕若非人臣示以顯明之德行而輔助之則一心憂懼之不釋何暇於為學佛時仔肩正是分減他擔杖之意如此方得盡力於學庶幾其有成效　上是羣臣進戒專以敬為言成王之答却知未能敬之病原在於不聰故專為聰明之工夫又賴羣臣之輔

弼陳善納誨必人已交盡庶幾其能敬也　斷法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

賢君因事而謹未然之幾尤必即物以慮將然之理蓋天下之事物其幾微之前惟切於懲創者知之懲創之既深則戒謹之益至防微杜漸不待其極而後覺焉有忽其事之小而聽其為患之大也哉　旨要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

除其害而興其利盡乎已而資乎人凡其饁婦耕夫相與慰勞者無非欲協力利器以務農事　旨要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古之農夫用力以除害者所以美其地齊力以除害者尤必

盡其地天下之理害不除則利不興而況農之爲利草木易以瘠吾之沃壤稂莠易以傷吾之良苗故必用力以芟柞其草木而所耕之地澤澤解散則地之美固至矣又必千耦齊力耘去惡草而曰隰曰畛無不徂焉豈非所以盡其地而不使其荒而不治者乎夫如是則害除利興而農之爲利得矣

旨要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

天下之理欲興其利者必先有以除其害而況農事乎 主意

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農事之在天下在巳有以盡其力在物始有以遂其生 主意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農事之始種藝非一類農功之成積累非一日農事固當用力於其始而成功則非可以遽至也自活而至於達自達而傑而苗而麃然後至於穫而積成功可謂艱難矣 旨要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

農事之在天下人力既盡則物之生意自有所不可遏者矣 主意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物之遂其生者固人力之當然亦天機之自然也 主意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農功之利收入之多所以供祭祀行百禮享賓養老無不備

然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而其利博矣非獨今時有此豐年之慶而其來遠矣 旨要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農功之成收入之多不特有以為養生之儲而實有以備奉先之禮矣 旨要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豐年之象其驗非一端豐年之祥其應非一世蓋有稼穡之事即有豐年之祥有豐年之祥必有和氣之象一時之氣象驗之邦家而燕享為之光顯驗之耆老而供養為之安寧凡飶之香椒之馨非可以一端盡舉邦家胡考可概見矣緣此稼穡之事非特此處有之豐登之慶非獨今時有之極自古

以來稼穡之事脩而豐登之祥應矣則凡其氣象之顯著皆

此和氣之徵也　旨要

品物美而尊賢養老其用大正以農事廣而由今遡古其慶

同務農之事通天下豐年之慶亘古今凡用之尊賢養老而

獲其利者皆和氣之應也　天下之用何莫非資於農苟地

利之或遺而豐登之或間即無以效其用而弗覩夫和氣之

薰蒸融液矣中間須要發得豐年氣象出　矜式

此章豐年之效可以奉賓可以養老無所不宜矣然匪且有

且又可見其豐年之遠匪今斯今振古如茲又可見其豐年

之久也此見有周之盛其力於農事之效而爲奉賓養老之

禮者正非止於一時一處也　主意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燕禮之盛固當以享賓爲榮尤當以養老爲貴尊賢養老之禮備斯可見豐年之樂矣　旨要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玆

古之所謂盛時者固以其無一地之不豐尤以其無一時之不豐也　主意

總論　墾闢之時芟以除其草柞以除其木然後耕之則其土氣蒸達澤澤然解散矣專言新墾之田者以其用力尤難故也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言耕夫遍野無曠土也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言衆力競勸無游民也思媚其婦有依其士言其家道和平無乖戾也有略其耜言其器之利也俶載南畝播厥百穀言其事之時也實函斯活言其苗之初生也驛驛其達有厭其傑言其苗之既長也緜緜其麃言耘者

之詳而容也載穫濟濟言穫者之衆而整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言其積之富也烝畀祖妣以洽百禮言其用之廣也有飶其香有椒其馨皆酒醴芬芳之氣也燕享賓客所以致敬也而邦家以之光顯供養耆老所以致愛也而胡考以之安寧匪且有且則豐穰之慶非止於一處也匪今斯今則豐穰之慶非止於一日也蓋自極古而巳然則自后稷耕稼而至於今其所從來者遠矣 解頤

或來瞻女載筐及莒其饟伊黍

古人之盡力於農事何其至也外而農夫勤於耕內而婦子勤於饁力之協而情之和不特見其勤力於農而盛時氣象於此亦可見矣 主意

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

古人之敏於農事蓋於一器一服之間亦可見矣農之有其器服亦其常也而於其用之之際皆有以見其敏於事之意焉則古人之務農事可知矣笠之與鎛農之所皆有也而笠則見其糾然而輕舉鎛則見其趙然而入地其器服常與人異者以此而耕耘何慮夫害之不去而利之不興哉 主意

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致收成之利者人心恊而其時同享收成之效者祀事舉而其慶遠 同時入穀之多者由人力之相濟而祀事遠繼乎前人者物阜人安之所致也 周家以農事開國故生民之詩言后稷以農事而肇祀任負穫畝是即收成之事特彼時乃農務始興故不必言其所穫之利此詩則以言後世以農

事而續古之祀後世務農者日勤日衆所以家家富庶家家

康安　稔式

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

婦子寧止

古人之於樂歲固足以見地利之盛尤足以見民俗之和自地利之盛而言之則崇墉比櫛者皆豐登之象也自民俗之和而言之則百室盈止者皆親睦之風也平日輩作相助之人皆相與優游於一族之間者夫孰非有年之賜也哉　主意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當樂生之餘而行報本之禮要皆人心之所不能自已者矣

主意

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古人之奉祭祀無往而不盡其誠也祭之所重者牲牲之所重者角犢壯之殺其角捄然則吾之誠既寓於牲矣一誠所格豈不足以續先祖而奉祭祀哉　主意

總論　自有人民而有稼穡自有稼穡而有祭祀春而祈焉秋而報焉皆人情之所不能已也載芟良耜皆言春而致其耕種之勤夏而極其耘耔之勞秋而穫夫收成之富男盡力於外女盡力於内使我得燕享以致其敬祭祀以致其孝者是果誰之賜哉以爲田祖先農之功而固有方社也以爲方社之功而固有田祖先農也此所以不得不並致其祭報也

解順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吴不敖胡考之休

絲衣其紑言其潔齊也載弁俅俅言其恭順也自堂徂基自內而之外也自羊徂牛自小而之大也鼐鼎及鼒自大而之小也告濯告潔見其器之整飭也告充見其牲之肥碩也此未祭以前事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則既祭以後事夫祭畢以燕而兕觥罰爵觩然上曲徒設而不用既不吴而失之讙譁則其敬靜爲何如也復不敖而失之倨慢則其謹飭爲何如也宜其得壽考之福也 解順

此祭而飲酒之詩言爲士者服其服而既審視乎禮之備矣尤必謹其威儀而後足以享乎福之長也使徒謂祭則受福而不知靜重是雖服士之服以盡審視之責而動之不以禮亦未可以爲善壽考之休何自而至乎 斷法

士服其服而禮祭能循禮之序飲能謹禮之容斯有以獲永年

之福矣夫爲士者與祭於王而且飲焉則其所以致福者固在乎循禮而不失其序尤在乎謹禮而不愆其容也中間以敬字串人情於祭祀之時敬心存焉所以執事之際循循然而不少紊至於燕飲之時敬心少肆安能保其不至於側弁屢舞哉故觀人之以敬受福者每於此而求焉　孫式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熈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時之未可聖人不先時而有爲時之既可聖人不後時而不爲夫聖人亦何心哉惟視夫時之可與未可耳方其遵養時晦聖人非忘天下也及其是用大介聖人非利天下也聖人無忘天下之心亦無利天下之心此所以爲聖人之武也後人受武王之功嗣武王之業則當法武王之事果能法武王

之所以治天下者而治天下則天下又豈不以其事武王者
而事我後之人哉　解順
前王有師衆之盛必待時以成用武之功後王受先王之功
必即事以致法先王之道前王固不能違天意以成功後王
亦不可違先王之事以取法前王之待時後王之當取法者
也　主意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熈矣是用大介
時之未至聖人雖有武而不用時之既至聖人始用武以有
爲聖人固不能以先乎時亦不能以違乎時矣　發式
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方時晦也非無於鑠之師而惟退乎
循養之志及時既大明則一戎衣而定天下聖人始有不得
以辭其責者聖人何心哉亦隨時而已爾　旨要

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有天下之大勇而後足以成天下之大功勇不足者不能以有爲也武王蹻蹻武勇大有所爲我後人既寵受其功矣則亦惟爾武王之事用而嗣之信而師之庶幾繼志述事之善者爾不然前王成之以武勇而後王嗣之以柔懦其何以光於前哉　旨要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武王之綏萬邦所謂一戎衣而天下定也其屢獲豐年之祥則以人心和於下天時應於上也所以然者由上天有匪懈之命故武王有桓桓之德由武王有桓桓之德故多士有濟濟之盛而武王之於多士不惟保而有之尤必任而用之不

惟用之於朝廷允必用之於四方蓋天子以天下爲家者也必有以安定乎四方而後有以克定乎厥家此其德所以上昭於天而遂君天下以代商也詩言於昭于天者二大雅所謂於昭以文王之神言也此所謂於昭以武王之德言也維文王之神昭於天也故周有維新之命維武王之德昭於天也故周有代商之命其實武王之德即文王之德而武王之命即文王之命也　解頤

此詩亦頌武王之功當分作三節看武王綏萬邦而天降以豐年之祥天之應乎武王也天命之於周久而不解而武王保有厥士用之於四方以定其家武王之應乎上天也然曰安天下曰以定其家則豈嘗有伐商之意哉追其德上昭于天而君天下以代商焉此豈武王之得已哉童子問每說詩

多晦昧獨此詩解近之蓋要見得武王非有伐商之心其所以除害以安天下保厥士以定其家皆不得已而爲所當爲未嘗有君天下之念及其德著於天而皇以間之則天眷之來雖欲辭之而不可得想武王於此蓋亦有甚不得已者如此立說庶幾見武王之心而詩人之意所以反覆以天與武王交相與者言之以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之意未嘗有一毫之私皆憫天命而悲人窮不得已而爲之耳及代商爲君實以德著於天而不可掩天命之歸而不可辭故不得已而伐商焉只此意說得武王之事脫洒而詩人之意正如此此詩必周公所作如文王開厥後定爾功之類皆是如此

聖人安天下而時和之應爲有常由聖人得天人而君臨之德爲甚著蓋德者天命人心之所繫屬者也徒知豈

年之祥應乎聖人而不知聖人用賢以君天下皆不得已而應乎上天者也昔周之詩人言武王克商除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之祥此天之應乎武王者也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此桓桓之武王保有其士用之四方以定其家及其德著于天而君天下以代商也又豈非武王之應乎上天也哉吁詩人頌武王既言夫時和之應由於天復言夫天命之歸本於德要皆非人之所能爲也　發揮

上言武王功安天下而獲豐年之祥天命于周又久而匪懈此其功之格於天也故此桓桓武王保有厥士而用之四方以定其家此武王之定天下也又嘆其德上昭于天故能君天下以代商此則武王之昭于天也定天下以功君天下以德功格於天足以定天下德昭于天足以君天下　主意

聖人固以安民而得天眷之厚尤以用賢而居天位之尊天心之愛民甚矣禁暴除害所以安民也用賢定國亦所以安民也聖人安民之德有以合上天愛民之心則得天眷而居天位何往而非天心所屬望哉武王之興也天時屢獲豊登之祥天命靡有懈怠之意其德上昭于天相與無間正以其能綏萬邦而民舉安保厥士而民常安則其君天下以代商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旨要

夫聖人安天下而獲天休其祥已非一矣然上天之眷則久而無替也聖人任賢以致治其德動天而為君焉至是而益盛耳　斷法

綏萬邦屢豊年

民心舉世而皆和則天道無時而不和矣夫以和召和惟聖

者能之人孰不以爲世道之平治固聖人之所能爲而天道
之豐盈豈聖人之所可必乃今武王有作伐暴除害萬邦既
咸底於綏靖而年穀亦屢見於豐穰豈非聖人以和召和之
明效也歟　主意
此詩乃頌武王之功夫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今也武王之克
商蓋除害以安天下也故屢獲夫豐年之詳謂之屢者不止
於一年所謂自古有年也惟有以措天下於至安故有以獲
天時之至和蓋以聖人一身之和氣斯民既和則天地之和
自至此感應自然之理也豐年而至於屢是武王能適纘天
休祈天永命效能屢焉通篇要見得屢字之意商之季世斯
民之氣久鬱而武王一旦有以發舒之則固有以挽回天地
之和氣而使之不替矣此武王之功也頌者美盛德而告成

功首以為言蓋以其功之至大也　要發明所以綏萬邦屢豐年者皆武王之和氣有以致之也所謂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　斷法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文王之勤勞於前固以遺我後之人也則子孫受之於後者亦豈敢以自專哉且後人之所當尋繹而思念者文王之德也而文王之德所以能使人尋繹而思念者以有諸臣之功也知文德之不可忘則知功臣之不可忘矣於是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賚有功使各建都邑於禹所治之地新與舊之相間親與疎之相錯小與大之相承遠與邇之相聯使天下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順從而無

不安其分之意則其大封功臣固所以求天下之安定也凡若此者蓋皆有周之命非復商之舊矣於是復嘆美之使功臣之受封賞者無不繹思文王之德而不忘焉上言敷時繹思將以布其可繹思者於人也下言於繹思欲其存此可繹思者於已也敷時繹思固所以求天下之安定而於繹思則又欲其共保安定於悠久也　解顧

聖人勤勞天下之功千萬世所不可忘者而況其子孫諸臣乎聖人之所以可思者惟在於勤天下諸臣之所當思者亦惟在於安天下布此可思者子孫之責也知此皆周之命而致其思者諸臣之責也我周一代之天下聖人勤之於其前子孫諸臣受之於其後即聖人之可思者而深思之則一念經營運量之中無非聖人憂勤天下之意子孫之受天下諸

臣之受封賞豈復有一毫愧怍於心哉　旨要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

安天下者前聖之心也後人受前人之天下亦當求如前聖之安天下然所以安天下者豈有他哉陳前聖功德之在人而可以繹思者以賚有功焉則得人以共天下斯可以安天下無愧於前人矣　主意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美王者之巡守備言其所歷而神人之情以孚復明言其所自而天下之情以警夫王者肇有天下則神人皆主於我故會合神人而不敢遷者正以一其志慮而使不敢異者也

巡邦國者一代之盛美禮神人者一代之新命國家與豈徒

以天下奉一人而已哉幽而爲神無往而不致其敬明而爲人無往而不答其心此其爲一代之新命而一代之盛美在焉武王之巡守蓋如此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命而王者之祭神如在未有不躬致其誠者也王者之巡守豈直爲觀美哉明以覲省於民風幽以昭答於神眡山嶽既躬陟之大河亦躬道之敷天之下莫不裒聚而對答之王意蓋謂不躬致其如在之誠則此心缺然如未嘗祭非所以答神眡而慰民心也噫武王之巡守若此此所以爲於皇時周也歟此所以爲時周之命也歟

旨要

美一代之興而巡守所以慰天下必表一代之興而命令足以警天下當國家肇造之初正人心仰望之日故因巡守而慰答之是即命令之一新也頌者安得不始歎其盛而終復

表其所以盛哉　此詩凡兩言時周始焉歎美之末提起一箇命字是知頌者之意即是就巡守上說來蓋巡守柴告之時正發號施令之際如舜之脩五禮同律度如五器所以詔示天下者莫不於巡守見之　孫式

周王巡守之禮既有以格山川之神又有以慰人心之望詩人始之以於皇時周終之以時周之命反復而歸之於君蓋君者人神之主幽而有以格山川之神明而有以慰人心之望非有周之盛孰能若是哉　主意

魯頌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

問國之富數馬以對從而言其同者固足以見其力之强指而言其異者尤足以見其用之大馬之為用莫大於駕車稱

其强有力者正以其可以駕車也駉駉在野此特泛而言之
耳孰爲驈孰爲皇孰爲驪孰爲黄則指而言之矣始稱其力
終究其用觀僖公之牧馬則魯國之富爲何如也　主意
有驈有皇有驪有黄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賢侯正心之功固可於物產之盛見之矣物產之與君心宜
若無與焉者然充一不忍之心則思足以及物而况問國之
富數馬以對馬之類既多馬之用皆善謂非出於人君一心
之妙用可乎　主意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
思無邪思馬斯徂
知蕃產盛而其材爲有用當知立心正而其盛爲可嘉賢君
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正此詩既推其由而復繼以贊美之

詞也　此題傳意自明但思於斯馬斯徂一句道了合於思
無邪之下斡出爲佳　矜式

思無邪思馬斯徂
反之於我既有以正其心驗之於物斯得以安其力天下之
事事物物無不關於人主之一心故詩人於一物動息之微
亦反而係諸心焉　主意

總論　言駉則每章同詞見其充實之如一也言有則每章
異詞見其名色之不一也言坰亦每章同詞見其地有常所
官有常職初不病民居而妨民田也於車曰彭彭言其盛也
伾伾則盛而有力繹繹則盛而不絶祛祛則盛而彊健皆自
夫彭彭而推言之也於馬曰斯臧言其善也斯才則材之良
而非駑斯作則氣之盛而方壯斯徂則力之健而致遠皆自

夫斯臧而推言之也於思曰無疆言其立心之遠也無期則遠之無窮無斁則遠之不已無邪則遠而能正皆自夫無疆而推言之也然則夫子何以獨有取於無邪之一語曰自詩人之意言之則魯侯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故以無疆為先自聖人之意言之則君子脩身以道由其立心之正故以無邪為切果能無一事而不思無一思而不正則為子而思孝為臣而思忠為學而思所以為賢為聖將無所施而不可奚獨牧馬一事而已哉噫聖人教人之意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學者誠不可以不勉也　解頤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詩人於燕飲之際而即物以起興焉謂彊力而任重夫物則

亦有然者矣魯之賢臣自夙而夜無非在公之時可謂自強
而能勤矣勤而不明則何益之有今其在公所以勤事者其
明明然辨治無一事不得其理然其非徒常在公而已實有
益於在公者也故魯侯備燕飲之禮以通其情舞者所持之
鷺羽如振振而羣飛其或坐或伏又如鷺之羣下擊鼓之咽
咽而深長於是醉而起舞君臣之間以相樂也　旨要

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
事君以忠者臣之道使臣以禮者君之道魯之君子無一息
之不勤勞無一事之不辨治臣事君者然矣燕飲以洽其意
樂舞以致其懽豈非君使臣以禮然哉君盡君道臣盡臣道
此其爲君臣之道也歟　主意

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詩人觀於樂舞之間而必極其形容之美則當時君臣之相樂者其必有道矣夫尊卑之分既嚴而上下之情易隔古人制為燕禮所以通其情也然非有道以為之本則樂舞之盛或不免荒湛之失而何足以稱美也哉今詩人於僖公之燕所以詠其樂舞者其辭繁而不殺正以僖公之於是燕所以見于樂舞者其情樂而不荒此其所謂君臣相悅之樂也而豈過為是頌美哉　主意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

頌者因魯之臣子夙夜在公盡力以勤君事乃以馬之强力足以任重者興焉此臣盡臣道者然矣而臣子之在公也又與之飲酒焉略勢分而篤歡愛又豈非君盡君道者哉　主意

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

情洽而身退是可謂以禮事君矣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使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是以置爲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然或和而至於流樂而不知止又豈臣子之所以事君者哉今也臣侍君燕起舞以相樂既醉而言歸則是嚴而泰和而節豈非君臣之有道乎　主意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夫燕飲之禮所以通上下和樂之情然樂非其樂未必以爲美也故既願其有年則獲乎時和者爲可樂又願其有穀則於以善後者爲可樂以此爲樂非沉湎之比而燕飲得其宜矣觀自今以始之詞則可以知其祝頌而且有深意也　託興於所御者燕飲之時其儀衛之盛如此　格式

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燕飲之禮方行祝望之意已遠此可見臣子之愛君矣國家之所可樂者莫大於有年尤莫大於有後有年而屢見於自今有後而克傳於善道則又可樂之尤者也魯之臣子方當燕禮之行而即以二者爲祝其愛君之意爲何如哉　矜式

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

感君恩於既洽之餘祝天道有屢豐之象斯可見臣子愛君之至矣人事之可爲者皆制於君而歲事之不可必者君又制於天焉臣子之於君被其恩禮無以爲報不祝之以其所可能之事而祝之以其所不可必之事使吾君而得其所不可必則天之所以厚吾君者至矣豈不足以見臣子報上之

情哉　主意

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天時之和始於令君德之美傳於後斯其所以為可樂也蓋國家之樂莫大於有年尤莫大於有後民物之既富而子孫之胥賢其為樂之未易得也有年既始於斯令有善復詒於孫子是君民同豐登之慶而國家享悠久之休安得不胥樂於此哉有駜之頌僖公而以此歌之於卒章其旨深矣　主意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國之有學固所以為淑人心之地而賢君之視學又所以為

感人心之機此詩美魯侯在泮而篇首三章皆深寓其意於樂之一詞一章樂其來而至二章樂其至而教三章樂其教畢而又燕來而至則其儀足以感人而國人之見之者無不樂至而教則其言足以感人而學士之聞之者無不樂教畢而燕則其禮足以優賢而羣賢之與燕者無不樂國人樂而民俗之丕變學士樂而學業之益進賢者樂則又將樂告以善道而內治之益修遠人之自服斯所以為頌禱之意歟解頤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即其地而賦其事以起興者既有以見其君之至而儀之盛尤有以見人心悅而從之者衆也民心之樂於泮水者樂其君之至而喜見其鸞旂之美又樂於相從而不厭其與見羽

旄之美而疾首蹙頞者有間矣故詩人首以思樂而其下皆樂之之意此所謂善教得民心者歟　主意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詩人賦其事以起興既言賢君服御之盛必言賢君誘誨之善夫游泳於學校之間孰無興起悅懌之心所患者君師之道未盡不得覩其誘掖訓廸之方於親炙之際耳方賢侯未戾學之先人之所樂者在於采藻而已及賢侯既戾學之後則其所樂者在於賢侯之善教此其歡忻之情不能不形於觀瞻之頃而詠歌所由作也　矜式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以國君之尊而戾乎學校則其教固不肅而成也夫國君之

於人也惟和易則能以達其教何也勢之嚴者每足以使人心之憚也僖公之泮學也載色載笑藹然氣象之可親溫乎和氣之可掬宜其教之易孚也　主意

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國君之燕於學也斯人不徒祝之以福而必祝之以道則所以愛君者至矣夫燕禮之行固足樂也而賢侯之所謂樂則有出於燕禮之外也何也樂莫樂於壽之長尤莫樂於道之大賢侯壽有以享於己而道足以服乎人此其為樂又豈徒在乎旨酒之飲哉　旨要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格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敬明其德德之存於中者無不敬也敬慎威儀儀之著於外

者無不敬也合內外而無不敬此所以為民之法也允文允武欲其君德之備也靡有不孝欲其子道之盡也惟其文武之備故有以昭格乎烈祖惟其靡有不孝故有以自求乎多福孝也敬也文武也其實一理也 解順

賢君敬德交脩於內外則民有法君德無愧於繼述則福自歸此詩人頌禱之意也斯民之取法必其主敬之功積於中而形於外者也多福之來歸必其君德之備而克承乎前人之緒者也國人之願望豈淺淺哉 二股雙關各有本致旨

非魯侯實能如此乃頌禱之詞也 矜式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泮水之詩魯侯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詞也所言非實事詩人願其有是功耳上章言魯侯能明其德作泮宮而淮夷服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而在泮獻囚主魯侯而言也下章言濟濟多士能廣善意征狄東南而遜讓不爭功則主羣臣而言也賢君以德教服遠人而獻功於學者無所愧羣臣以德讓服遠人而獻功於學者亦無愧夫學校者禮義之所自出者也執人不當罪不敢於此而獻其俘成功不以禮不敢於此而獻其績魯之君臣皆能以德禮信讓服淮夷而皆於學校而獻俘馘論功績定勲庸焉此所以為可美也此所以頌願其有是功也 主意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克明其德所以淑其身也既作泮宮所以淑諸人也既有以淑其身又有以淑諸人則不期於遠人之服而遠人自無不服矣如是而猶有不服者則命虎臣以伐之而又顧其於此乎獻馘於此乎獻囚且欲其訊問之審無愧於古人焉則遠人之不服者鮮矣 解頤

賢君能明其德則文教脩而遠人自服又有賢臣各盡其職能於文教之地以獻其外治之功此詩人因魯侯在泮而頌其有是功也 旨要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天下惟脩身者可以服人身既脩矣則其施之於教未有不順而服之者苟不先脩其身而徒脩文以使斯民之化則遠人豈遽服哉何則身不行道不能施於一家而況責諸遠人

予故必先自治而後治人也　主意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羣臣能擴充其善以盡夫服遠之方故能致其和敬以成獻功之效下文烝烝皇皇之盛即上文濟濟之衆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即廣德心之事在泮所獻功即于征之功詩人言之不足尤詳言之於以見人臣立功以善意爲本也　主意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既頋其器械脩整而卒乘競勸尤頋其力有以致遠人之服謀有以得遠人之歸也好謀而成乃行兵之要故知懷遠之道有不徒在於力而在於謀僖公其知之　旨要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葚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此上四句與下四句如行葦之類言翩彼飛鴞惡聲之鳥也今集于泮林而食桑葚乃能變化其性而懷我以好音焉物性無不可變者然也淮夷素傲狠而不服者也今服魯侯之教化憬然覺悟而來獻其琛以至元龜象齒大賂南金焉人心之無不可變者然也異類化於所養而能和其聲遠夷化於所教而能貢其寶世豈有不可變化之物哉觀物有化惡為善之機則知人有改過歸善之理詩人託興以頌禱之其意深矣

發揮

觀物類之惡者得所止而變其聲則知人類之異者學所責而歸於義夫有所感而化其惡者物亦有然者矣而況於遠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植稺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宮廟所以安神其侐然而清淨則深嚴而不褻也實實而鞏固則安重而不傾也枚枚而礱密則綢直而有序也此述其脩閟宮之詞也其德不回言已德之無疵也上帝是依言天命之攸眷也此后稷之所由以生也降之百福天降之也天以是福而降之稷稷以是福而敷之民則民之福即稷之福也此所以奄有乎一國也俾民稼穡稷使之也稷降是種以教乎民民藝是種以養其生則民之有皆稷之有也是即奄有此下土也禹以平水土爲功稷以播百穀爲功由水土之

既平而後百穀之可播則稷之教稼穡固所以繼禹之緒也

解題

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

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天生聖人而厚其福者固使之以農事肇封國而興利於斯民尤使之以美利及天下而繼功於同列　后稷爲農官而開一國之封此固足以見上天賜之以福而其生非偶然也及夫民共享其力農之利而天下同歸於養育之中則同列平成之功有所繼而上天所以生后稷而百福降之尤可驗矣　上二句總下二股封之以國所以使之教民也若纘禹之功則非利及天下者不能至此方見得后稷之福非特國家之福實天下之福　魯人頌其君而推其源流如此見魯

國之爲魯亦后稷之餘福也　矜式

此詩因僖公脩閟宮而爲頌禱之詞推本后稷之生以及於僖公故言天生后稷而降之百福者豈無其故哉盖於教民稼穡使民辨黍稷重穋稙穉菽麥之利以至奄有下國而封於邰俾民得以享稼穡之利也且非特此也使民種稷而實有其稷種黍而實有其黍種稻秬而實有稻有秬以至奄有下土而纘繼神禹之緒業者分作三節後二節奄有下國俾民稼穡對奄有下土纘禹之緒下國與下土當分別俾民稼穡開養民之利也纘禹之緒繼前聖之功也如此作庶幾見天降百福於后稷之意俾民稼穡以一人之福爲天下之福也纘禹之緒以令日之福爲百世之福也　天生聖人而降之福者既欲其播種以開養民之大利復欲其興利以繼前

聖之大功　發揮
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
天之生聖人政以其能興養民之利君之封聖人亦以其能
興養民之功　主意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
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
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
金履祥曰按詩稱大王實始翦商不過謂周家翦商之業自
大王始基之爾而後世稱大王有翦商之志不惟誤認詩意
其失大王本意甚矣且大王遷岐在小乙之世至丁巳而高
宗立殷道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祖甲祖甲二十八祀而生
文王其時商未衰也大王亦安得有翦商之志哉況大王前

日猶能棄國於狄人侵豳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天下於商家未亂之日大王之心决不如此其悖也愚按金氏之說足以補朱子之所不及故著之　解

此推本后稷之生及於文武克商之事而周公同有其功下言成王封伯禽於魯之意所以見僖公之於魯其來遠也如此夫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而民心歸之蓋有翦商之漸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命之極至陳兵牧野無貳而無虞真若上帝臨之在上者豈得有所退避哉所以敦商之旅而輔佐之臣同其功而周公亦與焉周之有天下也其事蓋如此於是成王言叔父周公有大勲勞故封伯禽於魯也魯之有國也其事蓋如此聖賢相繼以順天人故有同功之臣以建大業聖賢相傳以受封爵尤欲有輔君之忠以開大國

大槩如此但須融化使簡徑不煩爾　前王繼世以定天下既能有同功之臣後王分封以建諸侯尤必勉輔君之績夫繼世以定大業者在前王而分封以開大國者在後王前王既得大臣以同其功則後王可不勉大臣以進其忠哉　發揮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

聖人得民心以開王業而繼志者非一世聖人膺天命以行王師而同德者非一臣　旨要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上股是推原先公受封立國而疆域之盛如此下股乃稱頌

僖公奉祭盡誠而福祉之盛如此　魯之邦非他國之所比

也惟僖公能致其誠敬而皇天后稷既降之福周公羣公亦

皆以福與之則可無愧先公封域之盛亦無愧於爲子孫之

責矣　旨要

上四句言伯禽受封於王室者其土地之廣也下言僖公匪

解而享祀不忒者致謹於宗廟之祭也皇皇后帝皇祖后稷

享以騂犧是享是宜者致謹於郊祀之祭也郊祀而降福既

多廟祭而周公皇祖亦其福女上各言其所以行之之祭下

各言其所致之福詩人之意有條而不紊如此此則言其致

敬於郊廟者其福祉之盛也以言其前日之受封而土地之

廣以言其今日之祭祀而福祉之盛此所以爲可美也爲諸

侯而上得乎君主祭祀而得乎天爲子孫而得乎祖宗僖公之賢可知詩人以是而稱願之也至矣　發揮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國家報功之典何其厚也夫功之大者則其報也必不薄聖人有大功於王室而當時所以報其後人者既胙之土復益以封焉則國家報功之厚爲何如哉　主意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

僖公爲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詩人累言之者以其遠無愧於周公近無愧於莊公也蓋爲人之孫爲人之子不過奉承祭祀而已僖公感龍旂六轡之儀以承祭祀且非惟一時爲然春秋享祀無有解怠無有差忒蓋常常如此也此其所以盡子孫之道而無愧於聖人之後也與　斷法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惟能夙戒以備牲而禮樂爲俱盛故能致孝以奉先而福壽爲並隆詩人以祭必受福者願其君既極言其誠存於未祀之先而著於臨祀之際故復極言其統御之久而福壽之徵至大也孝孫有慶一語正足以見詩人稱願之意惟其能孝所以有慶上文所言即孝下文所言即慶自其致敬於廟而稱願之也

矜式

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

臣子祝君願其福之盛者正欲其國之長爾人君之有國者與之者天傳之者祖宗而守之者吾身也使非吾身有盛大

久遠之福則無以致吾國綿延鞏固之基以此見臣子之祝君非徒爲一身計也非徒爲一時計也盖將爲千萬世之計也　主意

公車千乘朱英緑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歳眉壽無有害

以車之數則千乘而車之所載必有弓與矛焉以人之數則三萬而人之所戴必有冑焉以是衆也而西伐戎北伐狄南伐荆舒孰得而禦之哉故又願其如此而且祝其昌大壽考焉　解頤

此詩雖皆頌禱然此章則因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

美之上股言其車徒盛美而有以成服遠人之功也下股則祝其昌大而壽考也此皆頌願之詞非必真有此類也上是美詞下是祝詞　發揮

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

祝君以備天下之福正望其君以用天下之才　主意

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臣子之愛君不徒祝以福之極其盛尤必祝其壽之安其常蓋福之盛於一時者每難以安其常於悠久令人君之福盛而且安焉豈非臣子之至願哉　主意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泰山魯之望也龜蒙魯之有也以如是之土地如是之人民

茍善用之則可以荒大東可以服海邦可以來淮夷皆祝願之辭也　解頤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純嘏言其福之盛大眉壽言其福之悠久曰眉壽保魯則願其壽考而常享茲富貴也曰復周公之宇則又以土地人民受之先王傳之先君凡諸侯之所侵者皆欲其自今日而復之也而魯人願望之心猶未已也閨門之內有令妻焉則願其常有以為之綱也有壽母焉則願其常有以為之子也朝廷之上有大夫庶士焉則願其常有以為之君也邦國之大有土地人民焉則願其常有以為之主也據天位之尊而樂之在外者無不備處天倫之常而樂之在內者無不有此所

謂多受祉也多祉即純嘏之謂黃髮兒齒即眉壽之謂章末
二句正所以終章首二句之義也　解厲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
所貴乎福之純者不特能常守其固有之地而必有以復其
始封之地也　主意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舃路寢孔碩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材有以致於用而廟祀隆由得人以成其美而民情愜賢君
脩宗廟而嚴奉先之地斯民之所屬望也苟非得賢臣以董
治之則材用何以適其宜廟祀何以致其盛斯民何以愜其
望哉　旨要
凡功役之興無不賴於教護臨涖之得其人而後裁度結構

靡不相稱況宗廟之制又斯民觀瞻之所在乎大王作廟而召司空司徒所以既成奕奕雖百世之下猶仰望之也矜式

商頌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

樂之始陳而音之達乎前人者其感深樂有所主而心之契乎前人者其音美作樂所以慰前人之靈也而致樂音之美則有奉先思孝之後人在焉　說烈祖與湯孫上生意方其陳樂之初固期於樂作而前人慰悅於冥冥之中矣然非主祭者孝思之至則徒音樂而以致其美殆未知其足以慰悅乎前人否也前人之心慰悅於樂音始作之初正由後人之孝發於樂音盡美之時商人尚聲者也故於作樂一事而幸

烈祖之有孫矣　矜式

商人尚聲故祀成湯之樂歌專以樂爲主上一節言作樂而欲以衎我烈祖之心下一節言奏樂以格乎祖而遂其思成之心者以樂聲有和平之妙而有穆穆之美也夫思成之義集傳盡之王者作樂而嘆其多者欲其聲之有以格乎幽奏樂而遂其思者以其聲之有以極其美作樂固欲其幽無不格也然非聲音有以極和平之美焉則亦安能感格而綏我以思成哉蓋樂以和爲主非有極其聲音之和則亦何以感格而安我所思而成此人之在此也哉　主意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商人尚聲祭祀之際直以爲作樂足以感動乎鬼神故於置鞉鼓一事而盛言之猗與歎之也那與多之也皆極其稱美

之義夫以鞉鼓之置而嘆美如此誠以爲吾之奏樂將可以
衎樂烈祖也烈祖在廟之靈非樂聲無以感之故作樂在先
而作詩亦首美之也　斷法
嘆聲樂之始盛而有以感通乎前人者無非一誠達而已宗
廟作樂器備而和宜其有以樂乎神也　主意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於赫湯孫穆穆厥聲

既述其樂之格乎祖考尤美其樂之本乎後王上但言其奏
樂以格乎祖考下則極美其樂聲之和而又歸美於後王一
則曰湯孫二則曰湯孫皆言樂之本於人也商人尚聲祭祀
以樂爲主而作樂又以人爲主非湯孫之誠敬則不能以人
心之和爲樂聲之和此歸重湯孫之誠意協於樂而主祭之

遂其心樂和其聲而主祭之有其美　主意

一代之祀乎其先者惟前人之鑒在乎誠而樂之所由協故重嘆乎聖人之有後而樂之所由美也大抵祀必有主感必以誠而樂協其美皆在乎此也商頌之作所以祀烈祖也今也湯孫時當主祀樂奏而神降一誠流通安我以所思而成於見聞之際鞉鼓管籥作於堂下淵淵嘒嘒和平如一且相依於堂上之玉磬得以協諧其聲矣然豈徒尚乎聲哉蓋有赫赫然之湯孫盛德明著所以著夫聲之美而神之來享者也是頌也一則曰湯孫二則曰湯孫於以致其嗟嘆又申之以穆穆而莫盡其盛美焉正以主祀之代不乏人耳　至哉聲樂感通之妙乎始焉人以樂而達其誠終焉樂以人而致其美聲音協合於中自有神明感通之理而樂音之所以美

是有湯孫奉先思孝之誠在焉　斷法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

甚哉祖考之格非徒以樂而以誠也蓋誠者內也樂者外也心有不誠則雖有其樂亦將如祖考之格何哉　主意

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

上股是鞉鼓管籥之聲以玉磬為主下股是衆樂之聲以湯孫為主湯孫者主祀之時王也詩中不曰商王殷王之類而曰湯孫者蓋以其無愧於為湯之子孫赫赫然盛矣而樂聲之美也所謂穆穆者不出於和平之外有於赫之湯孫主此樂則所謂和平而相依者自覺其穆穆矣　斷法

商人尚聲每祭祀以樂為重商人之祀成湯也其堂下之樂鞉鼓則淵淵然深遠管聲則嘒嘒然清亮其所以既和且平

者依堂上玉磬之聲也於赫赫然之湯孫實主此祭以其無愧於湯足以爲湯之孫故奉先思孝之誠發而播於樂聲者穆穆其美如此　主意

鞉鼓者擊而成聲管者吹而成聲聽其鞉則淵淵然深遠聽其管則嘒嘒然清亮而其聲初不相奪倫焉蓋其所以和而且平者皆依於堂上玉磬之聲以爲節而非汎然之擊汎然之吹也磬以爲和平之主而鞉管以爲和平之應此樂之所以有條理也　旨要

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以堂下之樂而與堂上之樂合則樂之盛也可知矣革與竹堂下之樂也玉磬堂上之樂也衆音之作求其與玉合也甚難何也玉也者條理之終所以收衆音而詘然者也今以淵

淵之鼓嘒嘒之管莫不依於玉磬焉則其和平爲何如哉主意

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

樂作於祀先王之終而樂足以悅先代之後則樂之盛可知矣夫祭祀之將終則誠意之浸息令以九獻之後樂舞交作而先代之爲嘉賓者無不悅懌焉則誠之存而樂之美爲何如哉商人尚敬而尚聲於斯見之矣

旨要

以當代之樂而足以悅先代之後則樂之盛也可知矣大抵習熟於見聞者不可以僞欺閱歷於代謝者易至於多感以先代之後習於先代之樂有一毫之未盡不足以得其懽心也況於世代之異寧無感傷之思者乎今湯孫之陳其樂舞也致使嘉客之助祭亦有夷懌之歡心則其樂可爲盛矣於式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敬者古人之所行以敬奉祭庶足以格乎前人矣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苟敬心之不至即禮文之徒設而又何以格乎前人哉商人尚敬故謂敬恪者古昔先民之所作也吾欲前人之享吾祭亦惟效古人之行吾敬斯可矣　矜式

人之持敬苟惟專用一己之力而不深求往哲之規則其敬亦淺淺耳蓋恭敬之道古人所行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況我今日之所行豈容自專而忽忘之哉又言我之所以奉祭祀者亦惟盡其子孫之責焉耳湯其尚顧我蒸嘗哉此湯孫之所將者致其丁寧之意庶幾其顧之蓋不敢必也　爲人子孫不過奉祭祀而已祭則莫先於敬也持敬而不自專則敬之深致敬而不自必則敬之至此湯孫所以遠不違乎

古人之傳近不愧於前人之責也持其敬而不自專是以致其敬而不自必　斷法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甚哉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人之常情有所檢束必有所不堪而欲其身之不放肆也必其惕然有敬於中者也故言恭敬者必以古昔先民言焉誠思夫溫恭朝夕執事有恪者古昔先民皆然也吾何為獨不然乎惕然古人之長思則恭敬之心自有所不能已者商人尚敬夫豈無所自哉稽古者既驗於前人之已行主敬者必施於今日之常行夫敬者君心之主宰也古先之行事且以恭恪為本則今日之執事又可舍而他求哉宜商王反覆推本而言之也人之常情喜放肆而憚檢束惟思夫恭恪者古昔先民之所行則惕

恭朝夕之温恭凛然執事之有恪其心自有所不能已者矣商人尚敬豈一日之故哉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其流傳固甚遠也後王安得而忽諸　玠式

總論　猗與嘆其美也那與嘆其多也置我鞉鼓謂有人以設之也奏鼓簡簡謂有人以奏之也奏之而聞其聲之簡簡則可以衎我之烈祖矣湯孫奏假綏我思成始焉人固因樂以致其感格之效也於赫湯孫穆穆厥聲終焉樂復因人而成其和聲之美也至於鏞鼓之斁斁然而感也萬舞之奕奕然有次序也則不特幽有以感乎神而嘉賓在位亦無不夷懌者矣獨言嘉賓者尊之也古昔以世言先民以人言温恭朝夕敬之存於中者無一時之或息也執事有恪敬之見於外者無一事之或慢也聲樂之感通既如彼恭敬之奉持復

如此則湯其尚顧我烝嘗哉此乃湯孫之所奉也則其奉
思慕之意藹然見於言外亦可想矣　解顧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
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
有流衍深長之慶是以有祭祀感通之休後王之奉祀物備
而誠孚則感於前人而獲福矣要知前人之眷佑無時不流
衍於後人之身其感通於臨祀之時乃其綿延於未祀之先
者致之也　下股兩疊意合作一股要見賚我綏我不同載
清酤與進和羹而肅敬有分別　矜式
先王有無窮之福可以及於後人故後人之祭祀苟能循序
而加以誠敬之心則必有獲福之理矣蓋有已然之福有未
然之福已然之福及於後人故得以脩其祭祀後人能加之

以敬則未然之福豈不至也哉上言及爾爾者自前王言之
也下言賚我綏我我者自後王言之也　主意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天下有非常之功而後有非常之福功之肇於祖者深可美
則福之垂於後者非可窮也商人之祀成湯謂夫嗟嗟我祖
其功烈可謂盛矣有是功者則宜有是福也故申錫無疆而
及於爾今王之所焉然則後王之受福者其亦盍思爾祖之
功歟　主意
尚論一代之洪休衍之既有其源則受之必有其地成湯開
一代之王業以有常之福衍無疆之休傳至於今脩其祭祀
顧爾今王之所皆福之所及也此正源深流長之意將言祭
祀之盛而首發明之見商祀之所以綿延無窮者皆成湯深

長之慶也故言之不足而嗟嘆以先之　斷法

成湯以盛德而受天命凡商一代之福所以盛大而悠久者已基於烈祖受命之日矣故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爾者指今王而言所者指其處而言爾後人所以能入烈祖之廟以奉烈祖之祭者是即其福之所及也言此以起下文之意　解順

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

此亦祭成湯之樂上一節言王者既載清酤以祭而有賚我所思而成此人之降格矣及進和羹而肅敬之至則又綏我眉壽黃耇之福也下一節言諸侯乘車馬以助祭而有以得

乎天而致豐年之祥及我祖來格來享而降福無疆也蓋王者備物奉祭以格乎先而誠敬有以致一已之福諸侯盛儀助祭以得乎天而感格有以致天下之福夫王者之祭非徒備乎物而必有以盡其敬非徒資於一身而必資於助祭之人致其感格也非徒格乎祖而必有以得乎天非徒有以致福壽於一已而必有以致福於天下蓋如此分豁則庶乎有條而不紊矣

發揮

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

載酒於羹乃未祭時羹定則行禮矣賚我以所思而成之此精神之胥契安我以悠長之福則眷佑之無窮矣如此分了却歸重無言無爭串合上下物備於未祀之先此固足以致

前人眷顧之靈誠達於行禮之際此尤足以致前人眷佑之福然誠豈待於行禮而後存哉奉祀之先誠固存矣行禮之際誠尤著也　矜式

既載酒酤是誠存於未祀之始亦有和羹既戒既平時靡有爭是誠達於臨祀之時惟其誠存於未祀之始故神既有以遂其心惟其誠達於臨祀之時故神必有以安其福始也猶藉物以將其誠終也誠之至而加於物故始也神既有以遂之終也神必有以安之商孫之誠愈加於未祀之先則商王之祐必加於已祀之後　斷法

王者備物以奉祀亦惟人已兼致其誠而已方其誠盡於已若有以見所祭之人及其誠同於人遂有以獲既祭之福誠在是則神在是而豈徒在於物哉　旨要

既載清酤行禮之始也酒酤既載而在尊是禮始行之時而既賫我以思成則已格乎神矣及進和羹則禮之既行矣而尤能盡其誠敬無言無爭則宜安我以眉壽黃耇之福蓋祭祀以誠敬爲主商人之祭祀不敢以神之既格而益致其肅敬齊一焉此獲福之本也　主意

酒之清者方載而在尊則未獻之時也而烈祖之神已與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言應之疾也至於羹定則薦熟之時也既戒既平誠意之寓於物也無言無爭誠意之存乎人也無言則肅敬之至無爭則齊一之至故烈祖之神復安我以眉壽黃耇之福焉　解頤

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諸侯供其助祭之職而上天錫以奉祭之儀則感通而獲福矣然猶致其丁寧之意者亦幸乎前人之感格而無愧於繼承之責也祭而受福者固在於天人協和之餘若夫子孫得以自致於前人者則有丁寧冀幸之情在焉　祭祀感通之道固有在乎子孫感慕之情為無窮既有以得萬國之歡心又有以膺上天之厚眷所以脩其祭祀者盛矣神明肸蠁之際福澤流通之應遠矣而為子孫正不敢偃然自謂亦足以感夫前人也追念之心方丁寧而不少替則感通之機蓋有在此而不在彼者　發式

車馬盛者諸侯之至也諸侯而助祭之儀盛矣豐年黍稷者天眷之厚也而祭祀之福多矣人心天眷如此庶乎先王之享我祭祀矣　主意

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
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

溥將之命舉其福之全體言之也豐穰之慶舉其福之一事言之也由有溥將之命是以有豐穰之慶由有豐穰之慶是以有祭禮之備由有祭禮之備是以有福祿之報諸侯之助祭既有以致其假饗之誠天命之眷顧復有以致夫假饗之效則福祿之報其有窮乎　解頤

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

天下惟得於天者自可以得乎祖天尊也祖親也尊者既福於我則親者之福於我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主意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
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

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

惟上天眷乎一代者相繼而盛故當時人心歸服之無違已足以驗得天之澤及後嗣繼承之無愧宜有以合助祭之誠方命厥后是湯初有天下時諸侯歸服也龍旂十乘大糦是承乃武丁孫子時諸侯歸服也商之諸侯其歸服之誠無今昔之異者由上天申其眷而聖人發揮創業之繼盛故也元鳥降祥而興王有其兆表正萬邦之託有所屬而王業成上天所以肇開一代之基者非一日之積也故驗於當時侯邦之聽順則其得天之休固子孫之所憑藉者及其子孫克紹名位之尊而無愧君臨之實則昔之聽命於先王者今皆相祀於先王非慶源之深者能之乎

矜式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

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上殷兩言天命見一代之興以聖繼聖而由國以有天下者皆天也下殷方命厥后之命是商王之命受命不殆是總上兩箇天命既言王命而又言天命者由諸侯之奉承王命是以念商王得天之深固故其福澤且及乎後嗣也惟上天與一代之王業而其眷相繼而盛故驗於人心之歸服而知前王得天之澤無窮矣　中間只是源深流長之意却說方命厥后上串合來　　羚式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上是言立國之初下是言有天下之始宅殷土芒芒可見立國規模之大正域彼四方可見其有天下疆理之遠然一則曰天命二則曰帝命則見契之興湯皆出於天之所命非偶

然之故也　主意

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

惟上天命聖人以正天下故聖人命諸侯以有天下天不能自正其天下而託之於聖人聖人不能獨有其天下而分之於諸侯惟其正之是以有之也　主意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

侯邦歸於統御而前人得天之澤為無窮故後王繼其威武而侯邦助祭之儀又甚盛後王武德類其祖則諸侯之奉承畏敬者無所違戾要知前王之有天下人心服而天命固乃後王之所深賴者也大糦是承之諸侯即前日無不受命之侯國也商之先王福澤及乎後嗣所以後嗣能纘襲其武德

而諸侯之歸服於今日者無異於歸服先王之時矣在之一字見得先王之澤所及者遠　旨要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知先王有大命以永後世之傳當知後世有大勇以任天下之重夫一代之天命必非無力量者所能任方先后之興商受天命而不殆謂之不殆則其力量固足以有所受矣宜其傳之久遠而在武丁之孫子猶未艾也然武丁孫子亦豈委靡不振以殆厥先之命哉襲湯而稱武王則其勇可知也以天下之大勇勝天下之大任其於負荷天命豈不綽綽有餘裕哉　旨要

一代之天命愈傳而愈遠皆仁義之勇爲之也　惟前王之得天眷者有餘休故後王之任天下者有餘力　一代之天

命前王固有傳於後而後王必當無愧於前王可也　主意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

王者惟能襲前王之武則天下莫不惟前王之思　中興之君惟能襲前王之武而後足以服天下之心夫武者所以威天下亦所以安天下苟委靡而流於弱則人必有玩視者矣而何以一之哉商室中微人心之玩甚矣而武丁孫子之襲湯號者其武無所不勝焉則諸侯安得不聳然於此擁龍旂十乘為大糦之是承要非威武足以屈之也發強剛毅之餘自有以起玩常習故之俗而況武者湯之所以服天下以服天下者服之則人心無不服矣　主意

在上者既自嚴於武德則在下者必自謹於禮文夫承王之甚業而強於自治則有尊君之儀者孰無助祭之心乎元鳥

之詩祭祀宗廟之樂歌謂商自武丁以來其子子孫孫綿綿不絶至於武王又且以武咸自奮無所不勝是以諸侯之來交龍之旂至於十乘大糦黍稷承而奉之惟知祭之是助職之是共也吁相與周旋揖遜之間而不忘其恭敬則前日之武可弛而不張矣　斷法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

王都有定制而統御極夫天下之廣則居重馭輕之道得矣是以人心内向而一代得天之休可驗也京師乃天下之標準不過欲有以居其民耳王都之制定於内則天下之勢一於外此王者所以大一統也由是侯邦環拱歸向無違豈惟其形勢之美爲可尚哉天眷之所歸是乃天休之所萃於此

此可以驗其膺受之者無愧矣　矜式
王者之有天下人心天命而已矣令商王之有天下也以言
乎人心則王畿不過千里而封域極乎四海之廣也近民安
而遠人無不化也以言乎天眷則非特四海來假之祁祁而
殷之受命咸得其宜而百福是何人心歸於下而天眷歸於
上也蓋近民安而遠人無不化人心歸而天眷無所違此一
代之盛治也人心之歸極於至遠天眷之至極於至盛此所
以告於神明而無慊也　王都之民安而外之封域極其廣
天下之心歸而內之地勢極其美宜乎得於天者無不至也
民之安者由內而達於外人之歸者由外而至於內　主意
受與何皆能任之意命之受者無愧則祿之何者亦無愧殷
自成湯至於武丁孫子賢聖之君多矣天命在殷而受命者

天下皆以爲宜故祿雖有百其多而何此祿者若不見其多
使其受命或有未宜則無以何此祿矣　旨要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祈祈
王者以民爲本王國有定制則下國無異心矣夫王國者下
國之所瞻依近民者遠民之所尊慕故王國之地既定其制
則四海必無寸地之能間矣王國之民既極其安則四海必
無一民之自外矣是以王者之治必先内而後外也　主意
四海來假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天下之相率而朝者觀國都之不改其舊可以知天命之有
在也夫王畿者天下之所瞻依而天命者國家之所倚賴自
非天命常歸於吾國則山河之固有不能以長存者矣而何
以係屬人心哉景山之地四周皆河昔我成湯肇邦於此武

丁孫于之去湯甚遠也中更多故遷徙者甚數也乃今合四方以來朝撫山河之如昔謂非殷家受眷命之大福祿之多而能至是乎噫天命之來有加而無已則地勢之盛愈久而長存有人心者安得不慨然於殷家有道之長　觀一統人心之會可以知一代天眷之隆　主意

殷王之所以能來假諸侯使四海皆至祈祈其衆者固以其得地利抑以其有天命也蓋商之爲邦四周皆河水地利之險固如此故居重馭輕之勢所以控御諸侯也然使天命不在殷百祿已去則雖有地勢不足恃也故論商之所以得人心服侯國者固當以地利論尤當以天命論　斷法

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國家之興有天命焉有天祿焉命所以開有國之祥而祿所

以享有國之福世固有得天命而有天下然而福或不足於其身猶未可以爲盛也惟殷之一代天命則受之而咸宜百祿則何之而無不足一代之盛爲何如哉　一代之興受天命者非難何天祿者爲難蓋受者本出於無容心何者要在於有定力天命之大有私心以覬覦之者非也天祿之厚無定力以胥何者亦非也惟殷王既能以受天命又能以何天祿此所以形於詠歌也　主意

總論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推契之所以生固本於天命也古帝命武湯原湯之所以興亦本於天命也宅殷土芒芒言契之受天命而奄有乎一國也正域彼四方言湯之受天命而奄有乎天下也非有契以開之於前無以爲有商受命之基非有湯以繼之於後無以成有商興王之業此詩人於契

與湯所以必並致其尊美而無異辭也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則諸侯之受命於商王者固非止於一國也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則商王之受命於天者亦非止於一世也惟其歷世受命而不危殆故至於武丁孫子之世猶得以賴其福焉是何也以其武德之相繼也昔者湯有武德而武丁繼之其武德無以異於湯也武丁有武德而武丁孫子繼之其武德無以異於武丁也夫惟武丁孫子襲湯號而有天下者其武無所不勝故諸侯莫不乘其車馬奉是黍稷以來助祭於商焉以見人心之同也人心之同本乎天命之隆天命之隆本乎君德之盛此詩人所以反覆歎詠而歸之商王之武德也王者之都雖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以見王化之行必自內而達之外也王者之地雖遠極於海隅而其來假

則皆萃於輦轂之下以見人心之合必自外而向乎內也噫此殷之受命所以咸宜而皆有以負何乎百祿也　解頤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有商受命之祥雖在於濬哲相繼之時而有商受命之基實定於有娀生商之日夫有娀之生商此何時也乃禹治洪水之時也是故其曰禹敷下土方則有以見其濬哲之勞也其曰幅隕既長則有以見其疆理之大也以氣化則方盛以人事則方理於斯時也而有娀氏始大是固上帝之所眷也故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焉必言有娀者以契固商人之所由生而有娀又商人之所自出猶云稷固周人之所由生而有邰又周人之所自出也故詩人將言商之受命則不惟本之

契又必推契之所以生而歸之有娀將言周之受命則不惟本之稷又必推稷之所以生而歸之姜嫄以其受命之基實在此也　解頤

序以爲大禘之詩集傳以爲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爲祫祭之詩故首章推言有商世有濬哲之君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然孰從而明之哉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爲中國之境而幅隕廣大之時有娀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受命之祥實基於此蓋推世德以原一代受命之祥必即聖功以證一代受命之始夫國家受命遠而難知即一事以證之則事雖遠可得而見上二句作一截下六句作一截下六句只是證上二句只此意推之自得詩人之意矣　論世德之盛以明其受命之久必引禹之事以明其受命之時推

其世德者所以見其致受命之祥者非一人言其時之遠者所以見其致受命之祥者非一日蓋契之與與禹同時故特引禹之事爲說然重不在於禹不過見其同時耳　主意

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契爲司徒敷五教言文德則有之未見其武德也而詩人以桓撥言之何也蓋舜之命契也百姓不親者欲其治之而使親五品不遜者欲其治之而使遜是即撥亂以爲治撥不正而反之正也此非有武德而何能若是哉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受小國大國亦非謂受小大諸侯之國也蓋契始封於商後乃徙封於殷始封之國小故先言受小國是達是德孚於商土之民而政教之行於商土者無所窒礙也

徙封之國大故後言受大國是達則文德孚於殷土之民而政教之行於殷土者亦無所窒礙矣率履不越自已之躬行者言之所以爲敷教之本也遂視既發自民之至應者言之所以爲敷教之效也是即受小國大國是達之實也元王以桓撥而肇造於前相土以烈烈繼承於後則必其當方伯之任掌征伐之權故諸侯畏之截然整齊是亦天命之所不違也　解順

始生之君其全德既足以得國而化民繼世之君其盛德又有以廣土而服衆聖人出而肇興大業非武德不足以致統馭之甚感非文德不足以致感化之甚遠也若夫賢君出而繼膺大業則其德之光明盛大者亦有以廣封域而封諸侯矣此章正是承上章長發其祥啓下章帝命不違意叙元王

與相土之德如此所以見萬世世有濬哲之君其有天下之
由來遠矣兩股平說　発武
前王以武為治又能以禮化民故後嗣之承其業者亦廣矣
契未嘗稱王謂之王者追尊之也其以桓武撥治而受小國
大國無所不宜是善治民矣而又循禮不過越遂視其民既
皆發以應之則又善化民也其治化如此則其德入人之深
宜其傳於後嗣也遠故至相土而其業愈盛　主意
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
桓撥者威武足以為治也率履者動必由禮而不過越也契
以桓桓之武而治小大之國以率循之禮而係屬人心蓋契
始受小國而終受大國以其武勇足以撥治故受之而無不
達受小國亦宜受大國亦宜也然武可以統治邦國而不可

以化服人心契以禮自持無所過越由是在下之人胥歸於禮而感發以應之蓋治國在乎武而服民在乎禮也　契以武爲治故受小國大國無不通達言其致治無分於國之大小然契豈專尚武爲治哉允率禮而行無所過越於是起視其民皆已感發而丕應矣蓋武所以治國而禮所以感民也

斷法

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

沉潛之有餘者或剛克之不足此德之所以難乎其適中也契也以幽深之德而濟之武勇之治剛柔適中可謂至德也已矣德足乎已則又豈有所待於外哉故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是則契之所重者德而已國之小大固不足以累其心也　主意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

帝命式于九圍

聖敬日躋脩己之敬也上帝是祗事天之敬也惟其有脩己之敬故能昭假于天久而不息惟其有事天之敬故帝又命之使式于九圍焉大明稱文王之德曰小心翼翼即脩己之敬也曰昭事上帝即事天之敬也孔子曰脩己以安百姓中庸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皆此意也　解顧

上箇天命是生商之命下箇天命是湯有天下之命成湯不以主商之命萃於己而必以天德之方新者任諸己此爲法之命視前日爲有加焉　斷法

上是天命會於聖人中是聖人篤敬以事天下是天心人極歸於聖人湯豈敢以天命在我而不敬哉雖天命在我而愈

篤於敬此所謂帝命之爲法於九州　主意

上天久於眷德而興王之道有所待聖德純乎敬天而亦法之任有所歸聖人生而適際興王之會者世德之所鍾大命集而遂使亦法於民者敬德之所致一天而已　上箇帝命是自先祖鍾來所以湯之生適際其興王之會其帝固有所待也下箇帝命是湯之敬德純至與天無間所以使之爲法於九州其視昔爲有光矣　發式

原上天眷顧之專而聖人適當其時極聖人感格之誠而上天遂啓其會蓋天命之大而不違者至此益大也　旨要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

一代之天命必至於大聖人而後一焉則天命之不輕可知矣　主意

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

聖人事上天以一念之敬而上天以聖人爲一世之法於是可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矣心莫貴於敬敬莫大於敬天成湯存吾敬於日躋之餘保吾敬於遲遲之久其作聖者此敬其敬天者亦此敬成湯之始終一敬者亦惟自盡其心耳而豈嘗有僥福於天之心哉然而理氣胥通天人胥契天知天下不可以無聖人於是命聖人而法乎天下成湯畏天命而憫人窮殆有不得不順乎天而應乎人者噫聖人之敬上天也至上天之愛下民也深　旨要

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

聖人之敬固常足以格天而聖人之心惟常存乎敬天甚哉聖人存心之敬也亦甚哉聖人敬天之心也自其存心而言

之則其敬固與天爲一矣自其敬天而言之則其心惟上帝之是敬焉此成湯所以爲日躋之敬也歟　旨要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受大共小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此承前章湯惟聖敬日躋而天命之使之爲法於九州故能受小球大球小共大共言四方小大之國莫不恪共厥職以來朝於商也爲下國綴旒者譬之於旗旗之旒必附於縿天下之諸侯必附于有德也既爲諸侯之所附則有以何天之休矣爲下國駿厖者譬之於馬馬之任重必以力聖人任天下之重亦必以武德也既能任天下之重則有以何天之寵矣不競不絿者強與緩迭施初不偏於強而亦不偏於緩也

不剛不柔者剛與柔相濟初不偏於剛而亦不偏於柔也此所謂中道也故能敷政優優而百祿是遒焉不震不動者有離之文明故處大變而不疑不戁不竦者有乾之剛健故臨大事而不懼此所謂武德也故能敷奏其勇而百祿是總焉敷政優優本上章聖敬而言敷奏其勇則又以為下章征伐張本也 [illegible]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

以一人而集天下之奉必其能以一人而係天下之心 主意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聖人既能合人心而膺天眷之榮故必進武功而致天休之臧人心之歸仰是即天眷之寵榮也然非威武進用而力量之宏毅者何以致天休之來集哉百祿亦不必求之於人心

天眷之外既能受之又能何之即所以爲總也　成湯以武得天下所以頌武功者如此不震動不戁竦是湯能把持得定擔當得起只連在武功上說　矜式

聖人負人與天之重寄也故其師直而壯足以集天下之大順也昔長發頌成湯之所由興謂王在諸侯雖有大小受而執之與之會同爲下國負重致遠之君豈人力之至此哉是皆負何多上天之寵天命之不可辭者人與天之託重矣是以大進其勇而震動戁竦之不作一征無敵百祿之盛總歸之無他成湯之師本以應天順人而已初何足爲此心之累哉固足以爲從順之集也　斷法

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有天下之大勇斯足以獲天下之大福凡其俯不怍於人即

其仰不愧於天者也且以天祿之重夫豈巽懦者所能勝其任哉天下之事而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福必不能集其身矣湯也大進其勇浩然無足以動其心則其上當乎天心總聚乎百福要皆力量之所能勝非念慮之所能得也夫豈以任大責重有所疑懼於心哉　旨要

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

勇足以定天下惟浩然無愧者能之有非常之功要必有至大至剛之氣行有不慊於心則氣且為之餒矣又安能大進其勇以悅服天下哉　主意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之畏心聖人豈欲□□□□□□□□□□□□□□□□也故必恭行天

□□□□□□□□□□□□□□武若非聖人之得

□□□□□□□□□□□□旨要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此詩前章言湯降不遲是湯之生不先不後而適當乎五百年之期乃天實文之以為興王之君也此章言降于卿士是尹之生亦不先不後而適當夏商革命之際乃天實賜之以為興王之佐也使生湯而不生尹則是有君無臣而何以成興王之業惟有湯以為之君而又有尹以為之佐此天命之所以集而王業之所以成也孟子又言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則湯之不競絿剛柔固自伊尹聖學中來其不震動懃竦亦維有

尹之任故湯得以大進其武功然則韋顧昆吾與夫夏桀之伐豈湯一人之獨任哉實維阿衡有以左右之耳已上四章皆頌成湯功烈至此乃以左右商王一語歸之阿衡則湯固爲百世不遷之烈祖而商之子孫凡有大享於先王則伊尹以佐命元臣得與於享無疑矣　解頤

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有非常之君天必錫之以非常之臣皆非偶然之故也湯之與也誠足以爲天之子天之降卿士也誠足以爲湯之佐故詩人於湯則以允言之於伊尹則以實言之則成湯之臣主□□□爲天之子天

□□□□□□□□□□□□□□□□□有以得天之

□□□□□□□□□□□□□□□□人之所能爲也天

□□□□□□□□□□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

來王曰商是常

王者之於叛國始則征伐之以致其用武之功終則告戒之

而示以朝覲之常典蓋於其未克也不可不臨之以威其既

克也不可不示之以禮　王者用武於遠人者爲能繼前聖

之大功故其告諭於遠人者必欲明先世之常禮　主意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自古中興之君未有不以武德勝者蓋繼衰亂之後內之則

法度之既弛紀綱之既壞外之則諸侯之既叛四夷之既起自非以武德勝之則安能舉王綱於已墜合人心於已離撥亂而復反於正哉若殷之高宗是已方其撻然用武以伐荆楚也罙入其阻則彼雖有山川之險而不足恃也裒荆之旅則彼雖有人民之衆而不足賴也是何也以王者之無敵也於是荆楚之地截然齊一則信乎其無愧於湯之孫矣 解頤

自古王者之中興惟欲以仁義服天下故雖有不可勝用之威而未嘗盡用其威也其所以用兵者亦惟仁之至義之盡以俟其歸服而已是故觀其威之不可勝用者固足以見王□□□□□□□□□□□□□見王者之仁心且□□□□□□□□□□□□□高宗撻然用武以□□□□□□□□□□□□□□□可畏也及觀

□□□□□□□□□□□□□□□□平其地使截其□□□□□□□□□□□□□□□□於振勵奮發之中有慈愛公正之□□□□□□□□□信可謂仁義之師皆高宗之功也　旨要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商自盤庚遷殷在河之南去荊楚爲近去氐羌爲遠故告之曰爾荊楚之雖遠亦吾國之南鄉耳昔成湯之世雖遠而氐羌且莫敢不來享謂獻其方物也莫敢不來王謂共其臣職也夫以臣事君以子事父以外夷事中國此天地之常經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故雖遠而氐羌猶不敢以不來則近而荊楚又曷敢以不至哉　解順

王者伐叛而告戒之辭言遠人之歸聖人者無異心蓋以遠人之尊中國者有常禮耳夫聖人在位天下雖遠者無不來庭皆以爲常典非以爲異也況女荆楚視氐羌猶爲近於中國曷敢不至哉王者之告戒必示之以常典使其知爲禮之常而不以爲異則其尊事之心自不能已矣

主意

高宗之於荆楚待之甚恕責之甚嚴方其始告之也則曰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其辭有涵容不暴氣象至引有商先世之事告之則曰雖氐羌之遠猶莫敢不來且曰此商之常禮也直有以彼較此以遠比近意謂氐羌猶知此禮爲事商之常豈有爾荆楚而□□□□□□□□之不若也待之□□□□□□□□□□□□□□□□而仁義兼備高□□□□□□□□□□□□□□□□□□□□□□

□□□□□□□□□□□□□□□□□□商之常□□
□□□□□□□□□□□□□□□□□□者始以遠人
□□□□□□□□□□□□□□□□□□以時來庭蓋
湯之時氐羌之遠人莫敢不來朝享者蓋其心以爲此商家
常理耳而豈足以爲異哉　主意
之常禮不可廢也夫人於天下之事視之以爲常行則無敢
違越視之以爲異事則從違去就不能皆齊蓋以下奉上以
遠人尊中國此常事也非異事也知其爲常不可廢之事則
不期而集不約而同又豈敢有不至者若以爲可駭可怪則
人有不能強同者先儒謂惟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　斷法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諸侯之立國其始雖本於天命而歲事之共尤不可不奉乎

下闕

新編詩義集說卷之四